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丙集目錄

卷二十五

陳

錦字畫卿浙江山陰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有倚蔭軒詩文集

答夏子松鍾荏山兩太史問治河書

張秋軍次蒼翁叔平同年治河書

戴鈞衡

字存莊安徽桐城人舉人著有味短山館文集四卷續集三卷

朱建論

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

黃式三

字砥齋浙江定海人歲貢生有儉居集

變法說

讀市糴攷

彭泰來

字春洲廣東高要人非夢齋文集

答人問為後書

答陳雪漁論西糴書

黃仲騏

字正夫湖南郴州人  
有解山草堂詩文集

一 二 四 四 六 六 九 十

郴州論

十一

永州論

十二

亢樹滋

字鐵洲江蘇吳縣人  
有市隱書屋文集

張江陵論

十四

書宋史理宗紀後

十四

劉

醜字本長湖北天  
門人有雲中集

法意

十六

送輦守唐子方序

十六

徐

受字海宗湖南  
湘陰人踏生

春秋佳日圖序

十八

懷長沙六子詩小序

十八

郭貞婦詩引

十八

後秋懷詩引

十八

湯

葵字幼尊號袖村湖南善  
化人有盾墨及文集

詩草自序

十九

盾墨自序

壬辰征搖記

十九

十九

國朝文匯丙集卷二十五

答夏子松鍾往山兩太史問治河書

陳錦

竊惟兩開水利之大莫如運河。兩開水患之大莫如黃河。黃河在宋代以前本係北流。今之鹽山霑化利津各海口。即古九河馬頰鉤盤徒駭故道。不得謂地缺東南而必以南流為正也。自元迄明。河始由淮入海。隨捍疏濬。使費鉅貲。我朝二百餘年。南河歲工以百萬計。勤

列聖之廟謨。竭名臣之碩畫。尚且屢修屢決。防不勝

防。咸豐初。東河銅瓦箱決口。全股北注。其時直隸之東明長垣開州。山東之荷澤濮范壽張東阿。本為沙河趙王河經行之地。黃溜因之就下。東北行三百餘里。以入於大清河。雖亦汎溢平地。究有自然水道。以為之容納也。即其所沖運河隄岸。不過在壽張縣張秋鎮南一十二里。張秋為汶水入運正流口門。一時以黃代汶。尚能北達臨清。是以同治四五等年。江北試運漕米。糧艘徑抵津運。上年淮軍轉運軍需。派員開挖礮船。亦經北駛。中間伏秋兩汛。民船繞行漫水。每年數月。商旅可通。此運渠一綫之延。所以防海運之窮。而憇畿甸南糧之望者。錦聞黃河改道。多由下游淤墊。溜力不洪。海口納潮之時。內外水勢適均。其沙即已壅塞漸壅而上。則一路停淤。因之橫決。即今南河廢後。視曹單一帶乾河。居然平地。是其明證。乃屈指改道。又十餘年。

大清河素著寬深已形淤墊沙趙兩河直已淤平近年汎溢之患漸及運河東西各州縣歲有變遷且其大溜由鄆城溢出撇向東南所沖運隄不下四五十里南沖則北淤向所恃以納黃北駛之口今淤墊已將斷流是臨清以南運渠二百里真不可為而水患又不知何往也以大清河而論黃河一路淤墊出海處水力不能敵潮口門先淤其利津海口淤成蘆洲艱於納潮是下游多一阻隔卽中流多一漫延上游必多一沖決三者勢實相因上年榮澤之決亦其見端以錦之愚竊謂黃河天險動定有時而人定或可勝天人事究不可不盡溯自南河數百年間歷任河漕大吏所以疏治下游者無不以海口為急

聖祖仁皇帝三勤鑿輅躬御小舟親臨巡

視治法治器載入河防志及河工器具圖說者成書可攷今之東明長垣猶向之蘭儀考城也今之濮范張秋猶向之徐州邳宿也今之清臺利津猶向之清口安東也何以昔治獨勞今治獨逸也恐水患已潛伏於海口而散及於中流儻不及時修治後將費巨資而無及矣為今之計必須先治利津海口上至齊河以疏中流之勢再治沙趙兩河上至開滑以疏上游之勢向來治河曰疏曰濬曰塞今塞無所用專用疏濬較之淮河隄埝十里其工費不過什之一二應奏明請旨飭下直隸東河山東各督撫查勘淺淤河身不分畛域水至則治以疏濬水退則繼以挑濬庶募民夫以

工代賑窮民得食不至為匪並飭駐紮直東兩省防軍照去歲浚濠防護之法分段認挖派勇助夫以節經費務令黃水歸槽以殺其旁溢之勢則海口水力漸能送沙所謂以水治水即其冲運隄段自然漸收漸小為他日挑復運河地步但圖治黃而運在其中各省地方比照上年軍務經費多所裁撤抽作河務要需應可籌措如果裨閭閻同一救民水火即將出力員弁加之優獎不下戰功皆出自 聖朝鼓勵人才痼瘼民物之至意當此軍務削平之後整頓近畿興利除害事未有急於此者再查南河海口雖隸江南其工程向歸河院辦理今之黃河直境什一東境什九若歸地方辦工則東省未免偏重若歸東河辦理或以兼涉運道責成漕院均屬地段遼遠勢難兼顧且河工積習相沿籌款估工部議先有難色現當帑項支絀此等工費不能不籌及江楚況有漕省分本當協濟運河應請咨商江楚各督撫通籌全局以軍需裁節之費撥入河工濟用至承辦人員但能廉幹勤明毋論河工地方奏派專司以收實效非尋常海塘河渠限於轄境者可比此又於成例之外力求通變之方未可拘泥成法也並附陳之

張秋軍次答翁叔平同年治河書

高樹人導送台旌渡黃南下歸而傳述尊意下問大河治法足見大君子公忠體國

刻不去懷輿。稽自昔禹疏九河。由碣石入海。即今津沽。其分流則即今東境。歷夏商千七百年。殷都五遷。耿相屢地。而正流不改。至周定王五年己未。河徙於磻。與深合。漢建始河平間。河決平原。出千乘。與濟合。比得河流沿革圖。凡二十有九。於商二。於周缺。於秦一。於漢三。於魏晉於五代各一。於唐於五代各一。於宋四。於元二。於明十。於國朝祇載一圖。今續為三。其間北流之廢。實始宋太宗時。決滎澤頓邱。南至彭城。乃達安東海口。有明因之。直至我朝。數百載。相傳成法。必以力疏淮河下游。為正本清源之策。由今言之。河之可慮。而勢所必至者。凡二。而穿運不與焉。一則不疏尾閘而下流淤墊。一則不嚴堤捍而中溜南趨。即今遷滾無常。尚不為束定河身之計。不及五年。必由鄆鉅嘉魚漫入南陽諸湖。不北不南。水櫃填塞。是并運河不治也。東水攻沙。本治河長策。而攻沙之具。人力兼資。若聽其自然。溜分力薄。淤在正流。不及十年。必由蒲臺利津一路停緩。海口沙漲。潮汐內填。尾閘阻滯。是并大清河不治也。論者謂不復南流。則穿運口門。終無治法。夫穿運者南北之同病也。南流數百年。恃洪湖清水刷黃耳。豈工決後。洪湖沙漲者。什七八。其清水之不可恃。曾何異乎。北流且以南淮北濟納黃之得失衡之。淮猶恃於旁趨。人力也。濟但聽其直下。天機也。湖水脈則豫河濟源以上。河濟本自同源。考往事則宋代逆數太初。北流久成。故遵烏



用強之南返卽南返矣。曹單淮徐。乾河高淤。治法何存。洪澤清水。腦壩不靈。接濟安在。必有求其北流而不得者。且何勿以治淮之法治濟耶。某聞國朝何恭惠督河二十年。無決溢者。特有混江龍鐵篦子等具。後以惜費不用。淤漫復萌。當時抗疏廷諍。陳詞政府。求復此具。伊豈無人。亦患有言不用耳。及今而又不用是言。患不於淮而於濟。安知東境之蒲臺利津。直境之鹽山慶雲。不將為澤國乎。不甯惟是東鹽灘池黃入則廢。濟武兩屬地勢最窪。僅恃民隄。在在皆堪逆慮。欲清其源。當圖以漸。事未有急於疏治下游者。以混江龍言之。原製三輪。必有一輪懸起。今擬變通作兩輪。輪厚四尺。圍四尺五寸。徑一尺五寸。鐵條加穩。良繫七面。用鐵齒各一道。每道七齒。縱橫排釘。齒各長七寸。入木外露四寸。方口闊二寸。作鑿形。兩輪之間加小輪。厚八寸。圍尺六寸。兩面微小。令能動轉。兩輪孔宜寬。每輪兩頭內也。五分厚。鑽皮三寸。令著軸。軸加鐵筒。以防磨擦。軸兩端貫鐵柱。加紐牽紐。則軸進輪旋。前齒入沙。後齒以次挑沙上泛。約重二百斤以上。宜用之大溜底沙。鐵篦子原製有齒無輪。入水則脫。今擬變通加輪。用長八尺。圍四寸五分。鐵桿一具。兩端五寸內各貫一輪。有直輪高一尺五寸。厚五寸。桿身勻釘鐵齒十有五齒。長五寸。闊一寸五分。厚一寸。下注如刀劈水。別用木桿二長七尺。直注鐵桿兩端。聯以鐵環。又加橫木四尺。貫直桿上端。繫以大索。牽行水底。輪自轉而齒不脫。

梳沙上泛宜用之於淤灘淺溜是二器者各製百具用船拖帶令行大清河大清河者今黃河故鹽河也自濟南濼口一百八十里而蒲臺又一百二十里而利津又四里而太平灣入海皆鹽船行駛之地以千引六船計之歲運四十萬引約須行船二千四百次往返得四千八百次但令空船拖龍下至利津重船載龍上歸濼口或設腰站於蒲臺遞換接運責成蒲濼鐵門鹽關督拖押漕實力奉行不事更張已屬一舉兩得即另雇民船添派八礮炮划較之淮河特設此具強令商船効命更不累民此某所謂河之可慮者二而穿運不與焉者也黃河穿運自古已然不自今始特患張秋臨清二十十里借黃濟運易淤難開耳今北運既非終年有水黃汛未臨居然大壑不煩空水舂錘可施即便淤而挖挖而仍淤淤而又挖幾至無容出土之地究之道里匪遙即賈民田為沙山地步豈竟乏變通之術亦不得因噎而廢食也方今大軍雲集小醜就平百瀆效靈河流順軌或不待此計慮之深長僅草野千慮一得之私適有當於朝廷思患豫防之指則言之不嫌其過甚而備之惟恐其不先直以為當今急務亦無不可辱蒙垂問醜縷具陳惟明公俯察焉

朱建論

戴鈞衡

小人之於君子也必多方交之一與之交則其勢不能中絕交之既深則有事或且為小人用此其道在嚴之於先不可稍有苟且之心而又能持之艱難困苦之中小人之計乃不得聞而入漢平原君朱建史稱其刻廉剛直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欲知建建不肯見其氣節亦可謂卓卓者矣及居母喪貧不能備服具辟陽侯奉百金稅受之不辭夫受人之德必有以報受不義之惠其報之也亦必將出於不義以不義為小人謀則不至於自殺其身不已建既受金故遇辟陽之難不得不出為之脫既為辟陽之客聞文帝追案不得不自刎嗚呼以百金之故喪名失節遂殺其身士君子取與之間宜何如哉不惟是也孔子曰喪具稱家之有無有無過禮無則斂手足形懸棺而窆建果貧也服具不備可也受金治喪賢者不為也然則建即終不為辟陽之客而受不義之金以營喪是污其親以不義也不惟不廉亦不孝實甚且辟陽侯之奉稅於建也誰使之哉建之友陸生也君子之於友也曲成其美不陷以惡辟陽奉稅陸生當為解而卻之不納於其受也責而歸之而乃教辟陽故陷建於不義何哉吾意建平日所稱廉直不苟者皆飾行欺世實欲有以嘗之故藉辟陽以驗其真偽否則知其偽而故以敗之不納則欲藉以成其名而不意建之果受

之也。夫人惟無名於世，世亦無所短長。苟予子自好者，聲稱於時，則人所以嘗試之者，百端稍有不誠，未有不敗者也。建之初，不見辟陽也，知其為小人，不可近也。既稅以金，亦知其不可愛，而特困於貧窘，不得已，且以為受之有名，未必遽傷義也。不知天下之貌為君子，著行立節，一旦敗塗地，不可贖者，皆此不得已之情。與未必遽傷於義之念，誤之夫，苟以義衡之，亦烏在其不得已哉。

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

六經四子皆載道之文，而不可以文言也。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之徒，始以文名，猶未有文家之號。唐韓氏、柳氏出，世乃捫以斯稱。明臨海朱右、取宋歐、曾、王、蘇四家之文，以輩韓、柳，合為六家，歸安茅氏又析而定之為八，而後此數人者，相望於上下千數百年。若舍是莫與為伍，自是天下論文者，意有尊厲，若舍數人，即無以繼。賈、馬、劉、揚之業，夫自東漢以迄於明，其間學士詞人，蟻聚蜂屯，不可計數。一二名作先後傳誦，宇內者，亦如流水之相續於大川，而其為之數百十篇，沛然暢然，精光炤人間，不可磨滅，則自韓、柳、歐、曾、王、蘇外，終莫得焉。嗚呼！蓋其難哉。余嘗聞其故矣，其所受者不優，無以軼乎眾也；其所入者不還，無以遺乎今也；其所得者不廣，無以肆其用也；其所養者不充，無以盛其發也；其所踐者不實，無以立其誠也。日

星之所以長明。江海之所以不竭。萬物之所以發生。古之精且神於文者。蓋必實有侔於此焉。非是不足以與於作者。是以古文之學。北宋後絕響者幾五百年。明正嘉中。歸熙甫始克廣之。然熙甫生程朱後。聖道闡明。其所得乃不能多於唐宋諸家。我朝有天下數十年。望溪方先生出。其承八家正統就文核之。亦與熙甫異境同歸。獨其根柢經術。因事著道。油然而浸。溉乎學者之心。而羽翼道教。則不惟熙甫無以及之。即八家深於道如韓歐者。亦或猶有憾焉。蓋先生服習程朱。其得於道者備。韓歐因文見道。其入於文者精。入於文者精。道不必深而已華。妙而不可測。得於道者備。文若為其所束。轉未能恣肆變化。然而文家精深之域。惟先生掉臂游行。周漢唐宋諸家義法。亦先生出而後揭。如星月。而其文之謹嚴樸實。高渾凝固。又足以戢學者之客氣。而消其浮言。以故百數十年來。奉而守者。各隨其才學高下。淺深。皆能蘄乎古。不挾於正背。而馳者則雖高才廣學。亦虛僞浮夸。半為躐治之金而已。先生文集久行於世。第原編卷數未分。亦未用古人刻書首尾相銜之法。近復殘缺漫漶。而集外又多關係重要之文。世所未見。鈞衡既摭輯。乃貸金而全。蔡之以快天下心目。并揭發先生明道與文之功。正告海內來者。知尊信而趨步也。咸豐元年辛亥正月。邑後學戴鈞衡護序於味經山館。

變法說

黃式三

謂法必待變乎。秦甘龍曰：知者不變法而治，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甘龍之言，非誣也。謂法不可變乎。漢董子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董子之言，非誣也。謂法可變而遽變乎。唐陸宣公曰：革弊化人，事當有漸。又曰：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換新枝舊，慮遠圖難，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宣公之言，非誣也。今夫古今政事，因革之故，詳於通典通考，而一代之制度，歷朝各有成律。唐宋以律取士，名為律學，以示畫一。宋程子曰：為治者，須於今之法，度處得其當，方為合義。明薛敬軒曰：律猶八分書，為政以法律為師。既知律亡，又可治人，然則歷朝之法律，未嘗非先王之道也。道有偏而不起之處，政始有耗而不行。善持法者，修廢舉，適次第，復之。其於時弊，不已去，泰去甚乎。甘龍戒商鞅，所謂緣法而治者，蓋如此。董子言變法者，何也。漢承秦弊，除之未盡，欲新王化，必自除秕政始。以隨俗為通變，以習非為守常，未可以興治也。後世之政，有始衰亂，本為苟且之術，而遂奉為科律者，如兩稅不較，丁中，以唐亂籍亡。楊炎、勗為之。禮部糊名，致試不復揀擇，文行，以宋陳彭年恨己之輕俊被黜，而勗為之。銓選不問賢愚，博以停解，日月為斷，以後魏羽林、嶺疆，而崔亮、勗為之。自流

溯源識者致慨有伊呂周召必有以變通之矣推董子變法之言凡通典通政所錄名臣之奏議有實可行者率創此然而董子言更其甚者宣公言利害相懸而始革法意有異歟當弊法流行之極上下共患賢愚同慨因勢順導而變通之既合人心好惡之公而復權其大小輕重不爽乎則易所謂己日乃孚革而信之者矣雖純不可以驟也易之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震起也艮止也而繼之以漸事固有天下共知其非驟而為變更激成禍敗往往有甚於前日之因循者矣漢書龔遂曰治亂繩者不可急緩之然後可治抑不觀之天子一寒一暑徐運不迫政亦如之寒暑遽變而人病政事遽變而國病

讀市糶政

糶糶古法也北宋王氏青苗法行之而大弊南宋朱子乃議社倉李公樸堂為之議曰奉行得人青苗亦社倉也奉行非人社倉即青苗也式三建其言而惜其未盡朱子之議立社倉也不願置立之處官司不得抑勒置立之處人戶不願請貸不得抑勒其給之也以穀不以金其行之也必以慘怛忠利之心不用聚斂亟疾之謀讓固甚善然熙甯勸立青苗之法亦已言及此矣卒之抑勒也給以金也聚斂亟疾也法立而弊生弊漸流而漸大法之所不能盡絕使人主舉社倉之法勢天下以通行之

其弊亦然。朱子社倉之法云：職以鄉人，不以官吏，而觀其集中所載社倉事目，每年五月下旬十月上旬，自縣申府。差官一員，與鄉官支貸收納，則謂社倉之事，不藏於官吏者，其未必然邪？產錢六百文以上，衣食不闕者，不請貸，則請貸者皆極貧下戶。而收納之時，不鞭扑而能得之邪？十人結為一保，逃亡物故，同保均備納足。如貸者皆貧，凡其何以堪之邪？如謂同保中有富者，則十人中貧富相間矣。令富者貸粟而出二分之息，又令其償逃亡物故之穀，非抑勒之而富者甘為之邪？朱子之友魏元履於建甯府建陽縣長灘立社倉，歲荒發以濟民，而不收息。朱子憂元履之舉，將久儲運腐，惠既狹而事亦不久。然元履亦病。朱子祖王氏聚斂之餘謀，朱子作長灘社倉，記自言之。然則社倉之立，或收息或不收息，皆不能無弊者邪？朱子又謂社倉收息，乃一時苟以便事之說。魏元履不收息之說，雖疏而藹然有三代王政之餘風。請數年後免其息，然息果能免也邪？試以崇安社倉言之。米六百石，每石收息米二斗。行之十四年，得息米三千石。擬此後每石祇收息米三升。此朱子擬而未行之策耳。儻依此行之，貸三千石之米，祇得息米九十石。其中每歲有定之費，如官吏費用米六十石，四斗。蓋購買粟薦米九石，通計米六十九石四斗。而未定諸費，如鼠食雀耗，風乾雨溼，銷縮損腐之米，徒役奔走出納之工，不在此數。九十石之息米，能給之邪？



如盡捐息米此費復何所出邪。然則朱子行之崇安而人以為德何也。曰是猶王氏行之鄞縣而無大弊者也。李公所謂崇安任事之人皆其門生故舊學道君子也。朱子集中所載社倉記建昌軍南城縣之社倉吳仲吳倫發私穀四千斛為之。婺州金華縣之社倉潘叔度出穀五百斛為之。是倉主之富而好義者意在濟人不求肥己無各戶之勒貸無逃亡物故之索償少倉穀出入之費省官吏監察之盜事之所益者大而行之可久。此朱子所以尤樂為之稱道也不能出此而以官吏勢行之則弊百出矣。或曰熙甯行青苗之法駁議者但言古今異宜而已。意者國服為息固本周公之典歟。曰賒貸之法見於春秋傳宋罕氏齊陳氏猶能行之。豈必不取息乎。但泉府所言祇因祭祀喪紀之乏權以賒之以役事償之而又曰凡國事之財用取其焉謂貸入於泉府用之者取於泉府非謂取於所賒之息也。周官本經其義甚慘熙甯貸收之法行之通國貧富等戶歲有常例此謀利之術耳。安得拔周公以自解也。或曰泉府歛市貨之不售者以待不時而買管仲李悝亦有斂散糶糴之術古皆行之。後世或不行之而致弊何也。曰無仁民之心而懷利以相接法無不弊。泉府之法幸不行耳。不然泉府言貨滯則買之。後世必非滯而買之矣。泉府言待不時之買後世必定之以時抑勒分配矣。管仲李悝之法糶糴斂散祇行於穀甚賤傷農穀甚

貴傷民之時。觀時弊而行。非常法也。法有可暫行者。不宜執為一定。而概以施之後世。行此術者。定為歲例。糴不於賤之時。糴不於貴之時。糴則抑僥。糴則昂僥。存商賈之意。居官吏之尊。以官吏之尊。奪商賈之業。民畏商賈之貪刻。則遠之而已。於官吏不能遠也。則坐而待斃。

答人問為後書

彭泰來

來書問為人後之義而疑於某宅之喪狀僕非深於世故者何足以知之雖然事有古有今有義有利儀禮喪服傳曰何如而可為之後同宗則可為之後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此言大宗之世不可絕小宗之嫡不可去若非宗子則無立後之禮古之義也自漢以來如伏恭諸葛喬皆以兄子後叔父不必大宗晉張湛曰兄弟以子相養代代有之時無譏議蓋同繫一祖兄弟所生猶如己子雖非禮之正義亦是一代成制由來故事湛之言今用之僕少讀宋書至謝宏微後從叔峻襲爵建昌侯唯受書數千卷及國吏數人遺財祿秩一不關預竊以宏微本家累世仕宦縱復貧儉甯闕溫飽廉讓人之常行何至書之史策迨年齒漸長稍閱人事往往見富足之家生無血允身死婢妾之手三尺繼子提抱一至喪次田宅財物便已籍沒筐篋瓶盎搜括靡遺寡妻弱女惴惴如罪囚之仰衣食於獄吏猶慮所受之薄也死未可俟生早防之一錢之費猶盜外府不幸而有遺腹旦夕詞刺蜚言預彰必墮地非男而後母子獲保一日之無事此皆分體同氣事勢夙定無所畏於爭議而人亦不敢議之者若有擇繼房族遠近疑似則昨日行路今日孤子羣起而共鬪分朋而樹黨婦女質公庭計訟連年歲至於帶索窮老室如懸磬雖恩踰伯道而餒同若菽然能以四

聖易一棺無餘物。但其化轉不至。蟲流出尸。嗟乎。人非親親。孰肯使其子謂他人父。而親親之效。乃至為所親者。欲安於絕嗣而不可得。然後知古今事殊。而古人之不可及也。今來書言死者仲子伯叔各以其一子後。不如此則恐不均。夫古者之後大宗尊祖收族。受重無二。固不待論。即凡非宗而立後者。亦欲存系續耳。非以廣支庶祝多男也。孔子射於雙相之圃。與為人後者不入。鄭氏註曰。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為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今一死二後。此奇彼乎。彼奇此乎。將匹嫡而二孤乎。且天下無以衰麻苦塊起爭者。所謂不均果何物也。喪狀之制。於古未聞。近代所行。亦未盡合禮。至為人後者為之子。則舉世賢愚所共悉。所後者稱父。則為後者稱孤。更無餘文。所後者稱父。則所生者降服而稱本生。以致一於所後。不可易也。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使其子為人後。而不使一於所後。則二本矣。何也。孤者無父之稱。稱孤而冠以父命。是不孤也不孤者一父。孤者又一父也。二孤猶可言也。二本不可言也。然此特論其義耳。若乃名與之以析其家。復名斯之以示其絕。此飛箱掉闔之術。不可於典禮求之。明世宗入纂。大統母妃來至通州。聞朝議考孝宗志曰。安得以我子為他人子。世宗原有繼統不繼嗣之義。且為天子母。無難直道胸臆。若在凡庶。則但暴其實而微其辭。使人灼然知吾昆弟之無子。吾得有未亡人所有。而子吾

之子如故。是或一道也。來書以某宅世為士人。書其子所後喪狀曰：承父命出嗣孤子某甲。乙疑必有理審爾。則其辭猶未備。二孤非一父所生。一父不得而并命之。胡不書曰：承二父命出嗣孤子。其所後木主亦當書曰：承二父命出嗣先考。則庶乎其辭之備。而名之不少假矣。可耶不可耶。僕非深於世故者。而尤拙言。則所陳之義。唯足下裁擇。餘則非所知。

### 答陳雪漁論西糧書

鄙作說賑二篇。承錄達制府。仁人之用心。不啻若自出。特恨才筆蹇劣。不能盡寫憂危之狀。以感動大人君子。至來書謂廣西開糧論者。以為東省米貴。是奉制府之命。不能止。而商賈因以圖利。恐西米緣是不給。故特為封江。使私販者不得竭流。而漁此西人之焚聽也。自古無無利而為之商。彼獲其利。而金粟之盈。虛藉以轉濟。則其利溥矣。吾邑米船。向九十餘艘。近以利薄。船益耗止五十餘艘。往返有常。載運有數。雖欲竭流而漁。不可得也。論者惡商賈之圖利。而不知西方官吏豪民之圖利。有甚於商。商之利賤賣貴而已。使西米果將不給。買必貴。同販者多。勢不能復貴。賣往年西土災歉。則米船不行。而今齎賂以行。是西米非不給也。商之圖利。以救災。而官吏豪民之圖利。則幸災也。且聞此度封江。是官非民積穀之家。禁不得出布糶。

鹽酪之費皆坐困米商納貴縣金千四百兩合諸船抽分取盈而後販運如故制府何從知之米非銅鹽何私之有以為私販宜結安所得官米而食之數月前聞省城設局散賑此間飢人未嘗見一甌糜粥一餅糠覈必俟制府而後買米恐米至噍類稀矣古者五穀無稅所以通有無平貴賤重民生也至宋始收五穀力勝稅錢當時言者以為自古所無之弊法今得梧兩關並稅米錢恭讀會典荒政通商之條年不順成令鄰境毋過糴商旅販米穀赴市者開無議詞

聖人之憂民如此而彼中有司反因以為利且以商賈之圖利惑其上官吾輩皆蒿目無能為者也使能為者以為信然則非細故也故雖知無益聊復言之吾邑葉令君甫履任即遇災請藩庫萬三千金分貸為修隄費此事甚賴其力此間郵政民舍傾圮者給錢百四十半圮者半之月初上官議賑郡中合萬金吾邑直其半當賑者二十七萬七千餘口更數日當給發市中米價小斗錢二百矣聞省局有平糴之說此間無文告訪之未審總之為政之遵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無與之爭利則天下治矣

郴州論

黃仲麒

嗚呼。以予觀於天下之變。而知兩粵之門戶。郴當其衝。湖湘之藩籬。郴據其險。云黃巢之陷廣州也。高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璠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僖宗不許。後巢適嶺。泛湘。陷潭州。渡江淮。而長安遂陷。國朝之制。吳三桂也。將軍穆占以陝西。荆州之兵。拔茶陵。攸縣。安仁。郴。桂。所屬十二城。遂屯郴州。遣前鋒統領碩岱等守永興。賊悉銳不能攻。而衡州以平。且定鼎後。宜章。桂陽。各設參府一名。綠營額兵五百。

廟謨深矣哉。以無事之日而策及有事。今以有事之日而置若無事。此天下之所以多事也。咸豐二年夏四月。州守孫公甫泣郴。而西匪踞道州。維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凡所為戰守具皆未備。逾月賊陷桂郴。統領提督軍門向榮和春尾其後。所過諸要隘皆棄之。弗設守。賊遣其前銳出永興。安仁。徑攻長沙。不克。沿江而下。此所以有金陵之變也。五年春。土匪楊老四竊發。會守備譚瓊林督水兵五百至。敗之於荷葉坪。鄉人繼之。殲其餘。時大憲以粵寇未靖。檄同知趙啟王督勇一千防郴。啟王年少氣銳。不識方略。營於九峰。賊突至環攻之。皆崇山峻嶺。不能出死之。而軍遂覆。當是時。統領王同知周金城副將李輔朝率南勇二千。楚勇一千。相繼至。倉皇不知所為。據城為營。賊本烏合。鮮器械火藥。我軍屢勝。五月二十九日。遇賊於大路之十字。

嶺賊之追奔十餘里賊分股抄小路出煙竹坪由七里洞龍都司無以禦而城陷周李諸軍皆潰無一返者賊收其散亡蟻至蜂聚乳源樂昌連州嘉禾藍山諸賊悉附之而勢遂振前股出永興茶陵所至披靡市井一空此所以有江右之禍也已未春二月江右賊由南安崇義犯桂陽參府彭定泰副將劉培元率勇二千不能軍城遂陷賊分股一由黃草坪陷興寧出東江一由九峰出良田司會於郴桂先後趨嘉禾道州寧遠永州祁陽東安嗚呼此所以有今日之亂也夫郴之為州在五嶺以南山高水駛關隘林立崇巒可控險閑道可出奇設伏守可為攻逸可待勞主可制客此其大勢也而其最要者南路則莫如摺嶺五里衝楓樹坳東路則莫如黃草坪水阻灘東江西北則與桂郡相接壤之黑山口貽里渡藍玉橋及賊之由郴永而下也東路則莫如桃花廟黑石嶺西路則莫如牛角井石壁塘矣知地利者其於邊境隘塞孰為通行孰為蹊徑孰為屯據然後擇突關敢死之士扼要而守之萬夫莫能前也為先事之謀者莫若以郴為重鎮高駢請以五千守郴予仍謂非五千不可計郴州現在關稅年終可得二十餘萬以郴州之利數五千之勇幾何其不足也而況其利之不可以計數者不僅在郴州也孫子曰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嚮導者不能得地利予郴人也知郴而已矣作郴州論



永州論

黃子曰。以今日之形勢。足以捍湖湘而制粵西者。非永州乎。永州東距常寧。西距廣西。全州。南距廣西富川。北距邵陽。倚山為城。前有長江之險。地多峻嶺巖關。以為阻隘。柳子厚所謂環以羣山。足以林麓者也。唐鎮海節度使高駢請分兵守四州之險。永其一也。崔沅。豆盧瑑。阻之。厥後編筏泛湘。而潭州遂陷。周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湖南將張文表懼。遂驅之以襲潭州。夫古之潭州。即今之長沙也。是永州之與長沙。實有相為唇齒之勢矣。咸豐春。西匪陷全州。由東安趨永州。曾大水。河溢。賊不能飛渡。遂踞道州。當是時。使建重鎮於永州。南路出銳師屯東安。以扼其險。祈山黃華山。龍虎關。皆其重地也。西南則遣兵巡江華永明。以遏漕陽之衝。賊必不敢輕進。而吾得以阻塞險要。因利乘便。以制其死。餘賊將有捲旗息鼓。逃遁之不服矣。金陵之變。何緣而至此乎。夫事每成於有所警。而禍恆中於有所倖。方西賊之攻長沙也。當事者悉心調度。幾經辛苦。而固守之以無虞。亦已幸矣。事已過而不加察。禍已至而不思懲。西賊既長驅於前。東賊復揭撥於後。門戶一開。腹心滋害。人咸知其為病。而不知其受病之由。可慨也已。今年春二月。賊習其故智。由崇義陷郴桂。不直達永興安仁。以窺衡湘。而趨甯遠。出永州之祁陽東安。以攻寶慶。所賴諸戎。軒急援而數

窘之賊固多所失我亦未為得也。然而賊之志尚未一日忘湖湘也。是賊之勢將不知其所終也。亂天下者自粵西始。今之君子支持於東南之際。今日失一城明日復一城而防之不勝防。克之不勝克。賊日愈眾而勢日益危。曾亦思賊之源何以清。賊之流何以止也。譬諸水焉。知下游之為害而不疏濬其上流。導其性分其勢。使之就故道而匯為江。潞為湖。無怪乎汗漫橫決。汪洋恣肆而不可為也。夫蒙之啟也。愈遽則其發也愈熾。賊若以大股據永州而分銳以窺衡湘。則可以扼我之首。而藩籬之撤危矣。將長沙亦不能以自固。兵法曰。地有所必爭。此之謂也。今夫地利之設至無定矣。有千古不易之形勢。有一時制敵之形勢。謀國者所當急講也。今置永州於閒散之郡。一任其出入而不豫為之備。及至有警。方傳檄遠調。賊之遠徙無常。而我之征調屢易。豈不誤哉。愚以為永州當粵西之衝。其勢與郴並重。且相距僅三百餘里。兩鎮既立。屹然如太華並峙。強兵悍將。聲勢聯絡。互相為援。於此收指臂之效。勝於十萬之師矣。尚何粵賊之足云。或曰。衡州亦上游之勢也。當亦策時者所必爭。今不守衡而守水可乎。余曰。永州環山據水。崇巒間道。可出奇。可設伏。利用守。亦利用攻也。若衡者。莽蕩平衍。雖近岡阜。而旁無隘塞。故吳逆僭號。不旋踵而敗。若無水是無衡也。吾願今之置重鎮者。不曰衡而曰水。

容有難予者曰。子之以郴水為重鎮也。先事之圖。而後事之論也。子何不言之於十年以前。庶或有知之而行之者。今時已過。而喋喋焉。毋乃非智歟。予曰。否。否。不然。夫古今治亂得失之機。當事者行之。識事者言之。行之者不得其人。而言之者無罪。史冊所載。往往類然。可慨也。夫雖然。莫謂言之者無其人也。記與友人談此事時。有自京師來者。語及給事中陳壇奏稱。郴水為黃巢入中原之路。急須先為設守。而朝議不省。事遂寢。夫陳壇一輜軒使耳。郴水蓋兩次下車馬。衡文之餘。猶能細審其形勢。自行所見。入告於天子。雖其言之不見用。而要其言之可用。

者自在也。且子不見夫醫家乎。醫家之於病也。求其生而已。得其方而生。失其方而死。醫者之事也。乃得其方而生。亦得其方而死。則非醫者之事也。而況於失其方乎。此醫案之所以作也。容曰。審如子言。子之論郴水。誠善矣。然則東南之大疆域之廣。豈無可守者乎。予曰。美為不可守也。難易不同也。而況不得其人乎。今夫疆域一定者也。形勢無定者也。得其人。則溝涂可以限戎馬之足。樹林可以隱奇兵之用。雖平岡隴阪。神明而變化之可也。是故有子房之謀。而後垓下可以困項籍。有武穆之策。而後洞庭可以擒楊公。不得其人。而曰舍山川險阻之固。將欲收功於都會之區。長江之界。夫豈然哉。嗚呼。賈誼李綱不世出。吾不知今之所謂賈

誼李綱者將何以處焉悲夫自記

張江陵論

亢樹滋

大臣之罪莫大於無過。蓋至於無過則必遜懦避事。置身利害之外。使天下後世刺之無可刺。非之無可非。而衰亂之禍乃陰中於國家而不可救止。以吾觀有明三百年宰相。若江陵張公者。庶幾大臣之有過者乎。今夫醫者之治病也。必治其受病之處。當嘉隆以來。卿大夫因循成俗。置國事不理。所謂宰相者。率以圓容隱忍。持祿保位為得計。而二三臺諫習見夫宰相之無所短長。遂恃其訐直強諫之風。互相朋比。以聳動後進。而劫持君相。蓋宰相之聽命於臺諫而不能有為也久矣。江陵知其如此。乃以精明剛果之資起而矯之。固救治之藥也。然彼臺諫諸臣積習久沿。安能一日為之下哉。其指為專權怙寵。連章攻訐者。豈果實心為國。乃不使其私圖而急欲去之耳。非江陵得君之專。其為所逐決矣。然江陵去甯復有。如江陵者。不避嫌怨。不計功罪。而佐其君厲精圖治。使紀綱整。風俗修。四夷賓服。致數十年太平之治乎。嗚呼。才臣之當國也。其力足以有為。而身每及於禍。庸臣之當國也。競為相安無事之說。以圖倖免。而其實能潛潰其國家。當漢之隆。申屠嘉。周亞夫。輩嚴厲奮發。天下以安。及其末也。張禹。孔光之徒。日夜修飾。經術。崇尚虛文。而卒致王莽之禍。使江陵當日稍顧身家。依違其際。未必不得美譽。而吾恐上恬下嬉。不待閹獻出。而明社之屋。

也久矣。且吾歷覽全史。見國家之終於不振者。大率宰相非其人故也。明自三楊而後。僅有一江陵實心為國。一旦身歿禍作。且不免後世之口舌。此固有國者之不幸。於江陵乎何有。願或者謂江陵之相業固足多者。至於奪情視政。忘親總位。其亦可恕乎。曰。此猶不足以知江陵也。夫江陵大臣之道。以安社稷為悅者也。但願其有治世之大功。不願其有區區之小節。即以為罪。亦祇江陵一身之過。而無關於天下國家之故。諸臣知為江陵計。而不知為天下國家計。其亦昧於道矣。嗚呼。三代以下。久無定評。吾所惜者。恐天下後世。或有處江陵之位。值江陵之時。與勢相率。以江陵為戒。而潛漬其國家者。非細也可不慮哉。

書宋史理宗紀後

世有名甚美而實不足為治者。如以正心誠意之學。責難於君也。非正心誠意之不足為治。蓋正心誠意之本。尤在格物致知。致知者。致其先後之知也。格物者。格其本末之物也。必使本末先後之序。了然於胸。而無一毫之回惑。然後舉無不成。行無不效。雖有夸大無實之言。靡有以欺之矣。若夫本末之未審。先後之不容。而端拱於上。今日誠意。明日正心。則一木偶而已矣。世有木偶而可以為治者乎。理宗之為君也。恭儉仁慈。尚道學。宜其有撥亂反正之功矣。乃姦人擅政。而不知察強敵生心。而不知

備外侮內訌卒底於亡而當時言者舉凡漢唐富國強兵之術一切不取惟以精微之理心性之說責難於君願君之必為堯舜意非不善也名非不美也及考其設施雖欲求如漢唐之治不可得何也蓋不量己身之非禹皋稷契而欲以上之崇尚道學也遂妄為大言以欺之耳且禹皋稷契之為治載在尚書未有舍事功而虛談元妙者理宗固非有為之主使以崇尚道學之心崇尚實政何至一再傳而亡其國哉嗚呼世有崇尚道學而不能為國者乎道學而不能為國又奚取於道學而崇尚之乎無乃所崇尚者猶有毫釐千里之差乎無他本末先後之序未能了然於中而徒事誠正於是上曰誠意下亦曰誠意上曰正心下亦曰正心而實不知意之何以誠心之何以正也而君若臣者乃翻翻然以此為致治之本率天下歸於欺妄而已矣朱子之譏文中子也謂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時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笑嗚呼理宗時之道學亦若是而已有罪我者所不辭也

法意

劉 勰

為政之要用法而不使意過乎法意過乎法則民不仇法而仇意不仇法而仇意非長民者之利也彼私鑄私販亡命之徒奸民之未遽為盜者耳立法以懲奸使之有所畏而不敢肆如是足矣持之過急彼知吾意之所在覺蹙然無所容其身不相率變為盜賊不止夫結網所以捕魚一旦巨魚觸餌則奮身決網而去波濤震沸漁父不免有覆舟之患故善釣者取勿盡善治者法勿苛

送鞏守唐子方序

唐侯既拜鞏守之命將自荆徂秦劉子送之滄浪之游唐侯曰余宦楚八年媿無尺寸效猥當邊擢乃心慙焉不忍去此邦也楚大夫與同官之舊飾詞寵行者百有餘篇子獨無一言以贈我乎劉子曰惟君知僕深拯僕之窮君去僕將疇依願陳愚衷況君之命之也僕聞人臣所以結知取信者莫大於君上眾兆次之長官次之交友又次之君撫凋殘之邑出入絕險身障數百里橫流使民戴君如慈父忍死奉法不敢為非臺使者以治行入告天子召對而眷異之歲中躡登四階非謂君才堪大用不至此顯重於朝廷而潛孚乎眾兆長官列諸舉首交友稱之者翕然同聲以是而封己自足回人情之所難免也僕尚奚辭以贊於君唐侯曰吁子何相視之淺



耶。若古車變周召之烈尚已。漢循良宋名臣遺事具在。猶時有及焉者。今以下邑吏承 恩遇不能竭心自勸。蘄逮古人。雖坐致方岳。未足自封也。欲得子一言之贈者。蓋熟知子之不我諛也。劉子曰。君審能爾乎。僕無以進矣。雖然。請述所聞。凡道不欲華。華則章。章則易。敝。古忠臣之事君也。盡其力之所能為。告無過而已。己不欲居其功。其勤勞民事也。使民各得其所而已。己亦不敢收其報。君與民交泰。躋一世於富壽之域。終未曾矜之以為己名。名者固有止。夫惟有止。故無假於外馳。望之若舒。即之若儂。其容寂。其色愉。非民事勿憂。與道進退而不為俗議搖。澹澹乎不蔽而常足。不廣徇。不偏察。不矯持。不任數。是故其喜怒因時。其居處恆儉。而有節。惟鑑善明。或噬焉則蒙人心之明。未必皆鑑。若也。喜怒之差。非特一噬之累也。宜其不蒙焉者罕矣。是以古之善治心者。必先制喜怒。制則定。定則忘。忘則虛。虛則明。視天下惟吾心之為貴。是以鮮侈弗尚。華囂弗竄。中夜孜孜。思殫厥職。是之謂靖共之臣。命服之美。麾從之盛。非徒以榮之也。誠欲自重其身。而知所畏也。是以任郡守不敢心存夫監司。任監司不敢心存夫封圻。素位而行。惟一旦隕越。是懼奚暇論。虞周漢宋之佐乎哉。鞏昌近蜀。去甘涼稍遠。地雖近而事易治。以君之才。當為其難者。皆不可不素講也。唐侯曰。善哉。子言似立夫之益我者。劉子曰。立夫才高而雅善僕。相與論難。

縱橫至面折不稍遜君在外立夫在內吾道不終窮矣立夫入直內廷日參侍從  
清要之班君且由專城而兼旄節道同志合舉海內丞丞而敦龐之僕之說不患其  
不行矣夫

春秋佳日圖序

徐受

乙未夏日星翁寓中。菊發一花。去秋故本也。春閒文無盛開。至是復與菊齊發。翁笑菊為壽。徵文無則歸北也。顏曰春秋佳日圖索題。

懷長沙六子詩小序

客長沙九年。交頗富。最善者亦可數十人。何獨懷夫六子。六子者。蓋相聚於數月之久。無時無地不與之偕。而其志趣行誼皆有所裨益於余。非苟為酒食徵逐之戲。此其所以懷也。夏六月。道友虛竹割其所住持之地以主余。而朱筠坡扶廉泉蘇齊峯。湯子鎮李二木。無日不造於余。至則或奏一技。或商一游。或即憩於虛竹之所。虛竹嗜飲善烹飪。日治庖以款客。客無不醉。亦樂為之醉也。越四月。余之澧陽。六子者先後作餞。獻酬雜遝。必酩酊而後已。已復牽率以行。欬斜道。左市人見。慣半能舉醉者姓名。謂是酒中仙也。過澧以來。喧寂迥異。追念疇昔。泣然以悲。乃各懷以一詩。

郭貞婦詩引

長沙李大令仁山之女。字吾邑郭司馬蓮舫之子。方待年。男女未相見也。無何郭子殤。女聞訃。遂絕食。飲母慰之。則曰。兒將奔喪而奉舅姑以老也。止之不可。強之以死。矢從之。歸於郭。

後秋懷詩引

前詩作於丁酉時方報罷輒為嘆殺之音頃復陰雨彌旬積憂成病晚曉予口藉以鳴秋頽曰後秋懷續前吟也嗟乎動而得諒敢望龍蕭寺之紉謂可與言竊頽比韓陵之石知我罪我或不咎為無病之呻云

詩草自序

湯彝

廣陵濤者。余所蓄琴也。制模音澆。見遺於世。故余得而有之。偶錄詩草。以起自彈琴之作。即以名琴者名焉。客有見而疑者。對曰。琴者衆樂之所祖。而古之詩多可被之。箎弦故陳詩。觀民風而頌之。樂官樂師辨乎聲詩。北面而弦是琴也。詩也。固名異而實同也。雖然。尤有說。今夫廣陵之濤。噴薄日月。轉轆山川。天下之至奇者也。然而羸縮有常。不愆晷刻。本二氣之自然。以出之。雖至奇若無奇。今夫詩亦有然矣。原於性情。達其哀樂。足以動鬼神。變風俗。亦天下之至奇者也。然必性情和而後聲音諧。被之箎弦。和神感人。本人心之自然。以出之。雖至奇若無奇。且衆樂同出於虛。琴獨致靜而多感。言乃心聲。詩必主於溫柔敦厚。是故以言教人者。愈詞訶讓。不如怡顏款語之油然善入也。善為詩者。意欲歛詞欲婉。韻欲遠節欲緩。與琴殊無二致。良由疏越之響。無取繁弦。天成之句。豈容力構。此昔之能言者。所以擅古今妙天下。猶濤之獨以廣陵稱也。若夫揚潢潦之波。闢礁殺之韻。昧自然之旨。違性情之正。羣逐流而莫返。是為詩教之大病也。已。嗚。惟其然。宜茲琴以樸淡見遺。又何疑余以名琴者名詩也。客退。遂次其語於卷端。

盾墨自序

嶺南自壬辰迄甲午三年中凡五用兵蓋始於平尚搖繼則征臺灣收海盜防越南邊境禦西蕃兵船徵發絡繹飛文橫草之餘輒疏其厓略而官司作文書季吏抱牘進每一事必檢一舊籍以比麗之因仿其例每記一近事復進而證之於昔以具其本末追本末具而得失顯焉吾以是知搖難起於宋熙崇閒之開邊拓地撤其捍蔽也吾以是知排搖頑梗必防之如猛獸撫之如嬰兒也吾以是知臺灣天險昔之能以富而無教者多今之亂又以貧而無業者衆也雇商船匿官軍知為捕盜之要策捐外洋守內洋知為防海之勝算也兩存以弱其勢則自守嚴而內附堅知制夷之計審玩則懲而貳則絕操縱自我知馭蕃之道得也書所謂鑒於成憲其固有懲則舊籍之所繫亦云重矣然有時而輕之則以不用故夫事無窮而知無涯博其知以應其事亦惟取諸豫焉是故吏之籍猶國之兵可不用而不可不備則終欲輕之其可得邪方今嶽莫海安四夷賓服文武重臣慎固封守儆戒不怠以宣布朝廷德威使邊疆民庶永享太平可謂盛矣而羈旅顯賴之士贏糧道路櫛括見聞猶於防邊制夷總總然引以為慮豈言之有足重歟亦聊備之而不必期於用也因其事同文類為若干卷皆行閒所作題曰盾墨云爾

猺之類甚蕃。錯居五嶺。腹背有土。猺獞。獞獞。過山箭。棹頂版之別。大都皆蠻族也。路史引伯益經云。黃帝曾孫。下明生白犬。是為蠻人之祖。而漢書謂槃瓠狗種。杜君卿非之。得毋因白犬之名。而傳訛與蠻自漢以來。叛服不常。惟以蠻制蠻。為上策。總不外乎勦撫兩端。而宋主撫。故沅州誠州之建。廢日繁。明主勦。故韓雍李震王守仁之師。徒時起。國朝則因時因地。勦撫互施。諸猺畏懷威德。百餘年來。伏莽潛消。復擇土猺之秀者。列諸庠序。易其名曰新生。化榛狉而冠裳之。實足超軼前代矣。過山猺者。即郡國利病書所謂食盡一山。即移一山是也。而信鬼崇巫。恆與民構怨。道光辛卯。湖南江華。有過山猺。趙金龍者。居錦田之長塘寨。業巫覡。以端公降神。為衆猺所尊信。屢與民人訐訟。有司不直之。猺益怨民。先是常甯猺趙福才。揚言通仙術。山中將有猺王興。趙金龍貌偉多才。願助起事。金龍惑之。潛結八排九冲猺千餘人。遂起為亂。冬十二月二十九日。出焚兩河口沈田冲各民村。執匪徒與有宿仇者數人。殺之。壬辰正月三日。江華縣令林先楫會遊擊王俊率兵。役往捕賊。拒敵。戕兵胥。分遣逆黨出掠。迫脅土猺響應。漸聚。永州鮑鎮軍友智先於初五日。檄調附近兵七百餘名。李郡守銘紳募鄉兵八百。十五日。齊抵錦田。十九日。分兩道進攻長塘。西路兵連戰通賊集。二十日黎明。東路兵亦焚夾冲平山。抵長塘。趙金龍等逆屬黨與九百

餘人遁。東路兵仍由平山出。屯兩河口。賊尾之。過夾冲。東折黃竹寨。於是官軍皆在後。賊遂如入無人之境矣。迨鎮軍分遣將兵堵藍山。縣大橋諸隘。賊已入。將軍坪。葛藤冲。甯遠縣之大小紫金山。屢拒官兵。隨地脅掠。時鎮軍徵甯慶各兵。畫定信地。防堵九疑要害。皆以道遠未至。賊復乘虛四竄。俄鎮軍郡守。皆以輕進被劫。軍心益懈。二月十二日。海提軍浚河。抵甯遠。甯慶兵亦至。時賊屯九疑山內。如提軍駐甯遠。縣城設疑兵於下。灌等處。賊必懼不敢出。將坐困山內。而錦田大橋各兵。躡其後。成揜必矣。乃藍山告急。日再至。其實賊入九疑。藍山在賊後。提軍不設偵探。未審賊之所向。以為藍山事急。即趣兵往援。十四日。天微雨。誤由僻道。至池塘墟山口。賊分隊突出。官兵不及陣。遂潰。提軍及副將馬韜。遊擊王國華。守備吳鑑。皆被害。兵械盡失。賊勢始張。二十四日。犯新田。縣令王鼎銘。令僕懷印。走省城。自率鄉兵。至富塘集。賊戰歿。賊遂陷縣治。桂陽常甯新田各猛。趙福才。趙文鳳。皆糾眾起。盧督府坤。至永州。奏徵鎮軍等處兵七十餘人。上復命湖北羅提督思舉。領鄖竹兵一千。貴州余提督步雲。領黔兵一千會勦。三月朔日。我兵入新田。賊遁。屯楊家鋪。初十日。羅提軍至永州。各路兵亦漸集。趙全龍欲竄入常甯。併趙福才之眾。北擾衡州。而趙福才已在羅家橋被殲。餘賊匿聚黃峒。金龍固未之知也。屢攻桂陽之排前墟。上下白水洞。與



官兵相持十餘日戰甚力。趙文鳳復據楊家鋪。均距黃峒不遠。督府以賊勢特角牽制官軍。若急攻必竄逸。四出轉分兵力。常甯北面已有重兵。密檄桂陽守將。但設虛聲旁擊。羅提軍由新田南路偏之使聚為一鼓殲擒。計各賊聞我兵已進新田。果北合黃峒賊同竄。踞羊泉二十九日。提軍至獠頭。饗軍食畢。即進前隊。兩行數里。提軍復撤回獠頭。時賊設伏道旁。欲出不意。劫我軍。既見未至。又值注雨。乃退去。提軍偵知北路兵將合。揮兵疾進。夜半畢。至賊數驅眾衝突。我兵冒雨力戰。連四晝夜。殲其多人。賊不能支。始退匿羊泉市中。羊泉居四山間。平曠十餘里。溪水貫之。卽市臨溪。延袤數里。牆壁皆甃石砌築。以防溪漲。故市外復疊石為垣。如堅城。賊據之。穴垣出鎗銃。我兵不覺多為中傷。乃持標牌進擊。提軍下令。先登者賞不次。士皆奮昇。攻具薄垣躍而上。前者被創墜。而繼進不絕。火其屋數十間。殺數百人。賊勢愈蹙。圍潰。每夜深。雨黑。輒犯陣。圍之密不得出。一日趙文鳳領十餘賊詣營乞降。羅提軍督兵之。令繳槍械。獻首逆各賊具結去。蓋欲懈我兵心。乘間竄逸也。初九日。羅提軍督兵進攻。余提軍亦領黔兵至軍。策應益眾。槍礮疊發。火具併舉。一時市房盡焚。我兵冒敵直入。咸奮勇攀登。斫門殺賊。賊驚謀突出。或由牆隙犯火奔逃。我兵內外夾擊。立殲二千餘人。趙金龍改易服飾。混羣賊中逸出。為官兵格殺之。俘其妻孥。并八排新

田賊目數十人。十九日。盧督府亦自水馳往犒師。時市房焚燒殆盡。惟李氏宅重椽疊宇。連日焚攻。至二十四日始盡燬之。賊眾尚數千。悉斃於火。乃班師。先是

上命禧大司農恩。湖將軍松額往視師。至則已奏捷。即駐衡州。會善善後。適廣東連州排孫續受趙逆約。潛兵赴援。為我守隘兵截回。而資糧器具。為附近鄉民竊取。因之劫奪。仇殺漸盛。羊泉班師時。曾奏留勁旅二千。屯楚粵要隘。備協勦。五月間。有連州朱岡。搖趙子清糾眾入楚界。揚言為趙全龍復仇。迫脅九冲。搖數千。犯江華。余據軍就駐邊兵圍捕。六月八日。及之於濠江冲。一戰而潰。趙子清竄入銀江冲。為官兵所擒。六月十九日。復有廣西蒼梧縣早塘。搖盤均華。以趙全龍已敗。亡湖南。搖山多。曠土集二千餘人。前往奪據。二十五日。至芳林渡。廣西祁撫軍墳遣兵追及。盤均華拒敵。敗走。匿江華竹排界山洞。經降。搖偵報。并其妻女。皆就獲。排搖見官軍大集。亦誓伏。縛獻。兇逆乞降。詔撫之。楚粵搖地悉平。

嗚呼。蠻患自昔為然矣。然唐以前尚不甚劇。以省民熟戶居內。山搖峒丁居外。有所捍蔽也。自宋熙崇間。拓地之議興。各獻款內附。請吏於是。民與蠻乃相接。多闢徑路。深入溪峒。通市易。漸典常田土。僕質其孳。奸猾牟利。百計相欺。詐蠻性慙直。輒忿起仇。殺逸囚通盜。乘隙煽誘。而寇亂迭起。每撫蠻以制蠻。元明因之設諸土。

田溪洞有警。動徵其兵一二十萬。土兵習地利。耐瘴毒。與蠻共其所長。此韓雍王守仁所以奏績也。國朝雍正初。沿邊土民苦土司暴斂。爭赴愬。願為王人時。

國家方經略西南夷。疆臣亦以為請。乃相繼削土。改置流官。土民不啻出水火而登衽席。郡縣既治。諸蠻亦多帖服。藩籬雖撤。而法禁則嚴。悉無遺久之。邊吏習於晏安。防範疏闊。偶致蠢動。復芟夷而懲創之。釀化漸被。孽息日蕃。同於齊民矣。不謂流言扇亂。小醜鴟張。為禍如是之烈也。然而事變多起於所忽。錦田處九冲萬山間。近接八排八寨。環千餘里。皆瑤彈壓控制。營衛是資。而總永州一鎮。兵甲不滿二千。錦田防兵。又僅十數人。器仗枯窳。軍威不揚。奸宄玩易。啟其戎心。倉猝聞變。兵難驟集。必待遠地徵發。而賊已蕩莫矣。且綏懷異類。尤貴拊循。瑤地跬步皆山。稻田絕少。墾種諸芋。苞穀充其口食。葺茅崖。僅蔽風雨。獷狽其形。殆非人類。而性樸魯。知敬畏官長。得良有司。盡心撫治。可以無事。乃設丞理之。又以僻遠鮮滋。其地民戶。偶以侵山。訐訟。惟瑤是虐。瑤既銜恨。刺骨而信。鬼崇巫。民亦疥之。若仇。瑤與民有隙。將其姓名書之竹木。壓於土中。其人即死。名曰埋禁。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作。何文簡云。大抵夷蠻盜賊。恆起於訟之不平。政之不理。苦其吏而不能自達。則怨。怨則變。生。揆諸今日。可謂朋效大驗也。未聞蒼梧八排各瑤。氣類相同。先後附警。以勦以撫。始獲肅。

清或鑿成憲度時宜議興議革以善其後然而進考已事成法具在如熙甯間詔曰頃湖廣諸蠻近漢者無所統壹因其請吏量置城邑撫治紹興間全州守臣言本州密通溪峒平居失於防閑馴致其亂宜徙閒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溪谷山徑嘉泰中湖南守臣言制取溪峒宜擇素有知勇而為蠻所信服者立為酋長隆興初廷臣言湖南州縣多鄰溪峒省民往往交通蠻人擅自易田或詐匿其產避科益宜禁之此皆制蠻安邊之至計也今議者移濤墟同知于錦田改永州通判理甯桂諸徭符熙甯之制矣移江華游擊及提標守備駐錦田增大橋各防兵如紹興之議矣設徭長徭目徭老等專其鈐束化導之責猶嘉泰之遺意也徭田準苗疆例禁與民交產又隆興之區畫也他如懲邪術禁兵器察緝漢奸議有司疏縱之罰則皆昔所未及者可謂備矣而其要惟在理徭得人則榛徑可革杜預曰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易本義曰先庚三日也後庚三日也癸也丁所以丁甯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審是則擇賢能而圖綏輯不益慄然於設險之道慎固之義也哉

國朝文匯丙集卷二十六

蕩平輿寇頌并序

楊奕珍

聖清奄宅率土。日月出沒。霜露所被。靡無不提。封版籍。地廣物豐。萌生繁阜。苞於五管。負險懷惡。煽為左言。反易天常。愚引庸品。久則附著。稍衆屬宰。牧非才曲。加含貨。未嚴所督。流行愈滋。斬肆鴟張。殺掠人吏。敢拒大順。數挫王師。遂乘勢席捲。踰湘瀟。浸江漢。陷吳會。轉渡河而北。以窺畿輔。會伏莽之戎。乘虛覲隙。相因並起。中原千里。鞠為戎墟。兵甲紛紜。十年不解。顯皇帝以反側未戢。天討有稽。馮几彌留。猶殷南顧。皇帝紹休聖緒。祇承兩宮。皇太后懿旨。特任元臣。俾總師干。以張捷伐。其軍行進止。舉不制于中。憑國寵靈。次第收奪。失土乘而踏之。覆其穴巢。殲刈醜虜。始千億計。其餘猶復遁死。假息經時。閔歲卒訖。王誅中外咸歡。一人有懼。乃告廟飲至。播降。思言曰。猷惟予二三同德。率我有眾。徂征。願有不績。予惟爾嘉。錫爾圭。授爾鉞。任即於大藩。爾尚圖功。攸終。其有休于奕世。又曰。猷昔府實無餘。乃權乃算。越我小民。罔不供厥惟艱哉。朕其恫。繼自今四方若無虞。其已。民乃蘇。又曰。猷越茲寇。劉我民。民罔奠厥居。尚安輯之哉。無任汗菜。給耒與牛。助之耕。俾終厥畝。舊有繁賦。其省之。竊念兇豎怙亂。已彌一紀。皇帝嗣纂洪圖。即底康靖。眇古論功。江

漢常武之業。遜茲何遠。猶復時勤。清問察民疾苦。務崇寬大。竊頌奇。以與民休息。期於乂而安之。凡海內圓首方足。無不含有吐氣。即退方疏。殊鄰絕黨之域。亦當企踵向化。如曩時。用固我玉丕基。於有永。臣愚不自揆。竊欲導揚休美。昭之無窮。謹拜手稽首而作頌曰。

清膺景命。重熙其光。遐覆無外。帝絃高張。雨風長養。爰苞耆耄。背其亭毒。肆獮而狂。釁發邕管。禍延相漢。每搃其虛。勝以不戰。乃將干城。軍容始變。中宵石墜。天幾不旦。有祀有棹。貢於楚墟。如拔彼茅。載連其茹。朝則提戈。夕猶繕書。賊褫其魄。望風而遁。駕彼熊羆。虜矢如雨。未竭鼓音。流血及股。飛箭縱燎。張其一炬。若燭飛蓬。燼無遺宇。四出侵暴。罔有完閭。維特維防。百夫其身。左蛇右豕。中峙孤軍。援絕力窮。風雲為昏。維龜生羅。穴有江東。憑負天塹。據倚金墉。頓兵其下。十萬環攻。曠以日時。師老無功。嗚克視師。乃命台衡。錫之弓矢。令其專征。莫敢或伐。落彼驕榮。有集維戾。咸貢其能。桓桓節度。功成反手。旋復金閭。直指鍾阜。乃角其前。乃荷其後。大膊石頭。連邊牛首。長圍式築。飛走悉窮。嗟彼枯魚。泣于釜中。夜墮天狗。其聲隆隆。占言破虜。遂成大功。猶有遺類。負越之隅。率擾耕牧。莫之或濡。伐彼槁乾。如摧朽枯。靡有越逸。復在邊虞。謀無遺議。舉操勝算。雖出羣策。實由宸斷。仰承文母。下炳爽旦。猗與

委裘竟夷大難。道映先天。亂樹崇朝。於灑其師。聖武孔昭。天步克清。氛祲日消。咸加百載。彼荒其條。

常德府署題名記

郡之有守也。新故相仍。前後相禪。如流水之相續於大川。其治行在人耳目。褒譏聞錯。胥不得以力取且免。如其政臨古絕。尤上計最。遷擢不以限。民未能忘德。謗其治蹟之班班者。刻石樹之五達。歷殊世久遠。猶能誦說。其人不襲。若墨而虐其民。民發怒如水火。訟者唾者。許者不謀而起。俾不得終其任去。裁轉較閒。輒草亡木卒。遂不能舉其姓氏。有志之君子。審乎此。其亦可以決所去從也。見姦者於市。急欲歸而修容。遇蒙不潔者。則掩鼻而去之。若免夫。移是情而用之。其美惡之在昔人者。雖上下相望於數百年之久。皆可於已考鏡其得失。是又能自得師之一道也。長白蓀芝岑太守兩守吾郡。盜遁姦革。民譽翕然。茲修復郡署。署舊有題名記。昉有明洪武初。至嘉靖而止。太守廣其意。續而增之。匪特章佳也。風采也。將以出入省覽。見某也有聲苑畀來人。某也獨無。述於後世。勤勤乎自反。自克於二者之間。必求充其忿好之心。以既於實而後已。孔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非即此意與。益歎太守之過人遠矣。是為記。

杓指花館記

孫衣言

咸豐五年七月二十有一日。天子移蹕圓明園。於是駕在大內五年矣。兩書房翰林直廬。在澄懷園者。多漏敝。其可居者。諸君或先之。於是黃縣相國。析其居之西偏以居予。所謂食筍之齋也。屋南向才三楹。其東南小屋數間。南牆下細竹三五十竿。疎風纖珊。青出於垣。當塗黃尚書籤之所種也。尚書之居此。以種竹故。遂命之曰食筍齋。已而欽程侍郎恩澤。壽陽相國。寫萍常熱翁尚書心存。相繼居之。又西入一門。有屋南北向各三楹。牆復於池。而艾蒿拒戶。其南室之西南向。楹亦侈矣。劑其草崇其垣。侈者補之。於是。以妻子居止室。其南以為退休讀書之所。而食筍齋。設坐以待客。猶相國之舊也。澄懷園。本國初貴臣索某之墅。世宗時。以賜內廷翰林園之周二里而近。而小山環其外。其中帶以曲池。山蓋鑿池時。畚土之所為也。園之西南。溝瀆子湖之水。以注於園中。而其源蓋自玉泉之山。故水清而甘。園之為廬。凡七。而皆臨於池之上。予之居。水獨前後匯。故同居園中者。與予皆隔水相望。自予居出門而右。度石橋。並山以北。循池行。二百四十有五步。以至於園之西門。出門而左。亦並山稍東。而北度石橋。循池行。二百五十七步。以至於園之東門。池之中。多芙蓉。多菱。慈姑。鯉魚。大者二三尺。其山多樓。多柳。多柏。多高榆。多赤棘。予居之南山。有柏四。柳



一而榆最大。鵲營其顛。其北山有柎二。柳二。柏一。栲一。楮一。而榆之大如南山。柎最小。其大者纒逾丈。然程侍郎獨喜之。嘗為之者賦。或曰。侍郎時柎特大。今其存蓋枿云。而北室之庭。有棠棣丁香合歡之花。柎亦謂之櫨。亦謂之櫨。亦謂之枿。指。而俗謂之牛筋木。以侍郎之為賦也。故予遂以名其居。謂之曰枿指之館。而予友王戶部錫振復為之書以表之。故予遂為之記。

袁篤臣墓表

嘉道以來。天下無事久。吏治日趨於文。遠官大僚。務貴倍為威重。羣下望風而靡。外官尤甚。及咸豐軍興。吏道益雜。望彌輕。體亦益卑。自兩司至道府。階級稍殊。則儀制異甚。凡趨踏應對。及班行次序。苟毫髮有不合。輒顏色立變。或牽齟訖之。使不得出氣。而後已。於是輕儇者投隙競進。而歎奇磊落有志之士困矣。予友袁君篤臣。以高科為曹郎。喜讀儒書。有志於經世大事。尤慕其鄉先輩呂賓陵湯雒州之為學。東身自好。不肖局促隨俗已而奉。持旨發往山東。以知府候補。當是時。關中閭公為巡撫。稱當世賢者。極欲革靡風。而承平痼習猶在。牢不可解。篤臣在山東數年。以功得道員道府。皆四品。而儀節殊異。凡公事期集。不同次舍。由知府得道員。當綴兩司班後。然必逡巡再三。俟藩司再三請。乃敢即次。以為謙讓有禮。篤臣在府廳班。久已鬱

鬱。及是不俟藩司請。徑入班坐。藩司某深嘆之。先為道員者亦溫。遇事與齟齬。而為臣素氣盛。好論議。無所回避。同官益不喜。所以凌折之。萬方。為臣久始覺。已無可如何。其後上官數易人。皆知為臣才。而無一人右為臣。與為臣。儼然處羣閥中。益寂寥無與語。欲棄官去。未能堅決。而馬祥敏公由浙撫擢督兩江。遂奏調為臣來兩江。差遣。是時子亦以端敏公疏起。先至金陵。後數月。為臣亦來。為臣既得端敏公。則意氣益發。行。知無所不言。端敏公尤傾下之。初。端敏公處楚軍。不可獨用。奏調淮北舊部將。召標兵三千。置營金陵教練之。即以為臣盡復諸將。復令赴上游。疏通官鹽。為臣能洞見利弊。有所罷行。端敏公無不以為善。其大指在簡易核實。無文具。為臣既為大府重賓。客輻輳日盛。而為臣獨暱就子。子亦無親為臣。間數日一視。為臣即出所著書視子。多切近中理。如呂叔簡薛文清兩家之言。為臣好論天下事。視同時人無甚當意者。子嘗微語之曰。以子之才。無所不可。然宜益就靜深。以觀世變。必是非可否之理。盡於吾心。而後可以決為。而無悔。否則浮動傾仄之徒。將有以中之。為臣以為然。越明年七月。端敏公遇賊暴卒。金陵城中大擾。子方提調郵試。將入闈。即語諸淮將曰。各速歸守壘。備非常。徒效兒女子聚哭幕府無益。眾愕然。獨為臣以為是。又謂為臣曰。今賊幸就擒。宜及其惶遽未定。嚴刑掠治。務得其本謀。若稍縱示賊。易與。

則玩不吐實矣。薦臣尤然。予言其後治賊者率惡言用刑。獄遂不能竟。已而朝廷亦以為疑。出大臣覆治。大臣至。欲用尋常殺制。使例為速了。即并檄予暨薦臣同鞫。冀無他言。予復語大臣曰。賊既承為粵逆黨矣。倖脫不誅。死復敢為此。與叛逆何異。今即不能鞠得實。宜尋常例用重典。東南大亂初定。不可遽就損國威。大臣尤不悅。即具獄欲奏上。予遂不書諾。薦臣亦不書諾。當是時。獨薦臣與予議合。端敏公既卒。文正曾公再督兩江。素賢薦臣。令治營政如故。及文正公卒。香山何公權總督。尤謂薦臣幹力無習氣。既而子由鹽道擢皖臬。即奏以薦臣署鹽道。予既來皖。薦臣時時寄書相策勵。人由金陵來。皆極稱薦臣治狀。時開縣李公來制兩江。文正高弟。而端敏同年也。予謂薦臣雖不得端敏公。然上官相繼皆賢者。其必有以盡薦臣之才矣。而竟以癸酉六月二十一日卒。嗚呼。此豈獨薦臣之不幸也哉。

我朝定鼎中原。廣西最後下。方順治四年二月。丁魁楚之棄桂王也。桂王將依何騰蛟於湖南。瞿式耜陳桂林形勢。固留不聽。式耜自請留守。乘我總兵李成棟回兵東。救遣焦連陳邦傳破陽朔平樂。下潯梧。迎其主還桂林。七年九月。我軍薄全州。明諸將退守榕江。旋棄而走桂林。趙印選倡眾潰遁。十一月。孔有德入桂林。執督師瞿式耜等。八年。李定國乘間襲桂林。廣西復陷。十一年春。我廣西守將線國安等。得尚可喜舟師。以定潯梧。乘定國與湖南大兵相持。盡復平樂桂林。廣西略定。康熙十二年。三藩叛。十三年。廣西將軍孫延齡。以桂林應賊。十六年反正。十七年。桂林又為吳世侗馬寶所陷。十八年。賊復圍馬雄之子承蔭於南甯。至莽依圖倍道往援。吳世侗負傷而遁。南甯圍解。廣西盡復。由是觀之。廣西之困於兵燹久矣。夫開國之初。師武臣加瞿式耜以叢爾。抗拒天兵。李定國吳世侗等相繼背叛。豺牙虺毒。越兩聖人而後定。國家二百餘年。

聖聖相承。休養生息。澹災洗痛。向之嶮巖采阻。

稱逋逃淵藪者。率皆蕩平正直。文武大吏。整綱飭紀。以為郡縣表率。興賢育才。野處而不匿其美。令行禁止。兵可百年不用也。不幸有墨者。蠹於其間。大吏既不能自縮。而不敢問。又謂邊地不可久居。亟亟為適彼樂國之計。則屬吏愈肆其貪。鯨吞蠶食。

箠楚狼藉。於是民始忍以骨肉仰賴之身。棄之於盜賊點者為之倡。聚眾拜盟。燒香結會。一二廉能之吏。捕其渠魁。請寘重典。而大府則體天地好生之德。以宥之。豕虎豹於山林。縱蛟鯨於江海。而覲倖其禍發之不及於我身。如是十餘年。而廣西遂無地不賊。無賊不橫矣。夫今之廣西。與開國之時異也。天命維新。人心未靖。川陝楚粵之間。非武庚紀叙之頑民。即張角流亡之餘黨。故瞿式耜之據桂林也。乘陳邦彥張家玉陳子壯之民起也。李定國之襲桂林也。以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之氛熾也。吳世倬之陷桂林也。以祖澤清尚之信金光祖之從逆也。當其時。總親秉鉞。禁菴專征。援東失西。鞭長莫及。故廣西一隅。擾亂二十餘年之久。非其真有丸泥之封。天塹之險也。今之倡亂者。非有由榔之位號。可以惑人心也。非有瞿式耜李定國吳世倬馬寶之同惡相濟也。湖南廣東。又皆有重兵鎮壓。非可乘虛而動伺釁而起也。天威所臨。以礮投卵。犁庭掃穴。旦暮可期。然而老師糜餉。曠日持久。天子宵旰焦勞。百姓肝腦塗地。豈亂之易而定之難歟。抑其山峻水惡。民俗嗜殺樂鬪。有以致之歟。夫火之為害也。曲突徙薪。上策也。徹小屋。塗大屋。陳畚耜。具鯁缶。中策也。窮奔盡氣。濡手足。燎毛髮。以赴之。下策也。出乎上策。火可不作。出乎中策。燒可不延。出乎下策。焦頭爛額。既出乎下策矣。萬一蹉跌。則燎原之勢成。而撲滅之功晚矣。可不慎哉。

時務策二 咸豐二年

自古用兵必審乎敵所必出之路。唐黃巢之亂初入廣南高駘請守桂梧昭永四州不聽而巢果從貴州浮湘水。歷衡永抵潭州。蒙古之取宋也兀良哈台由賓州象州踰山嶺而北破沅辰戰於澧州城下。明永曆之據桂林也何騰蛟自全州遣焦連胡一清張光璧等陷永州使王進陷甯慶馬進忠陷常德堵胤錫取衡州進圍長沙使非徐勇晝夜拒戰則長沙危矣。昔人言用粵東不如用粵西為其所出之途易而湖南之險與我共之也。故吳三桂之反也陷沅州陷常德陷長沙衡州岳州澧州。朝命安親王岳樂以湖南一隅四方羣寇所觀望。今荆州兵未能渡江岳州城堅難驟進。宜由袁州直取長沙長沙一破賊勢瓦解。荆州大兵即可乘勢進攻。煌煌

廟謨指掌萬里。故雖以梟獍之全力而不能得志於永興。咆哮跳梁。老死湖南之境。則以順承郡王勒爾錦方守荆州。安親王岳樂方駐江西。松滋之足一搖而安親王已由醴陵萍鄉攻長沙矣。水師已截常德之道。斷長沙衡州之援。取岳州矣。蓋湖南一省。長沙界江西宜春。岳州界湖北通城監利。澧州界湖北公安。衡州界江西永寧。辰州界貴州鎮遠。永州界廣西全州富川。靖州界貴州永從廣西融縣。郴州界江西龍泉廣東孔源。永順界四川酉陽。六省之所毘連也。自古善用兵者當以天下算一

陽不當以一隅忘天下。粵賊初起。大將南征。是時當以一軍勦廣西。一軍守湘南。如勦廣西之兵。或有挫卻。則以湖南之兵援之。援兵入粵之路。即可斷粵賊竄楚之途。計不出此。金田之師一散。賊遂由全而入楚。省城之圍急。而遠近大兵皆聚於長沙。吾不慮長沙之圍不解。正慮圍解之日。江西之九江。湖北之荊襄。為可憂也。智者見危於無形。域於長沙。而與揆千里。其不以所言為河漢也鮮矣。

時務策三 咸豐三年

四月二十一日。粵賊分股擾滁州。三十日。李嘉瑞奏鳳陽失守。先是十六日。琦善奏賊至六合。又浦口地亦有賊船數十隻。浦口在江浦縣東二十五里。志所謂浦子口城是也。六合西至滁州一百二十里。江浦縣西北至滁州五十里。滁州西北至鳳陽府二百二十里。賊起浦口六合。綜其道里遠近。蓋不下三百里云。十五日之間。失陷二城。賊氛雖惡。防不少疏。鳳陽西連汝穎。東通楚泗。建業之肩背。中原之腰膂。春秋時。吳人觀兵淮上。遂能爭長中原。自秦以後。東南多故。起於淮泗間者。往往為天下雄。南北朝。鍾離常為重鎮。豈非以據淮之中。形勢便利。襟帶山水。戰守足資乎。宋紹興六年。劉豫寇淮西。朝議棄淮保江。張浚曰。淮南諸屯。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則長江之險。與敵共有。江南未可保也。又曰。淮東宜於盱眙。

屯駐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於淩壽屯駐以扼渦潁運道。真氏曰：有淩梁之遮蔽則敵不得走歷陽。蓋以鍾離天險控扼長淮。當日保固江沱誠不可以資敵。今日規復江表又豈可以假賊乎。兵法云：在我為要，在彼為害。此其說也。賊自滁州擾鳳陽清流關形勢深阻。周顯德三年敗南唐兵於正陽。皇甫暉姚鳳等自定遠退屯清流關。趙匡胤襲之。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匡胤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我師自鳳援滁。正宋祖北來之路。烏合之賊詎皇甫暉姚鳳比耶。當時我東三省勁旅及各路徵調之兵方圍揚州。揚距滁東西纔二百數十里耳。簡選精騎晝夜兼行尾躡其後。賊必狼顧。其大股方被圍於江甯鎮。江揚州水師足以牽制其勢。賊之擾滁鳳者不過數千。益以陸遐齡之子。衆亦不能過萬。何以長驅直入。如行無人之境也。兵法云：善用兵者如率然。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身則首尾俱應。遠近二三百里之內不能呼吸一氣亦安見其為率然乎。淮南子曰：近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十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苟御曰：行衛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夫功成於獨斷。政敗於多門。太阿利器也。十手操之不能截。彘毛飛黃良驥也。十夫御之不能及。蹇蹇晉六卿之所以敗於邲。唐九節度之所以潰於鄴也。抑又有慮者。淮水自鳳陽府北。



又東北經臨淮縣北。又東北經五河縣南。又東經泗州城南。盱眙縣北。匯於洪澤諸湖。高家堰一綫長堤。捍衛下游諸郡縣。賊踞鳳陽。則長淮之險。與吾共之。使決高家堰。則淮揚數百萬生靈。將為魚鱉。而揚州一帶大營。遂與河北官兵。聲勢阻絕。徐宿諸州。不得不棄之於賊。其為患豈淺鮮哉。

書徐少渠范增論後

左輝石

范增之去。髯蘇以為當在殺卿子冠軍時。至我朝徐少渠駁之。以為當在坑秦降卒時。皆非也。夫增之罪。在同謀不在去也。古之君子。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所輔非其人。奉身而退。天下高之。故曰道合則留。不合則去。若增也。特智巧之士。戰國縱橫之習耳。羽固剽疾。增又資之。譬諸行劫。項王明火執仗。而增為之呼風坐嘯者。非一日矣。無論不早去。即使早去。亦豈足以謝其責哉。且蘇徐二子之言。亦更有可摘者。蘇子曰。殺卿子冠軍。弑義帝之兆也。弑義帝。疑增之本也。夫入關後。羽親放逐其君。弑諸江南。增且不去。奚其兆。夫義帝牧羊子耳。特假其名以起事。事成輒當殺之。增與羽又實有同心焉。奚其疑。而蘇子乃猶為之說曰。當時增必力爭而不聽。試問增之意。果為義帝乎。為項羽乎。如曰為義帝。則自即位迄於殺。豈何不聞為之畫一策也。此蘇子之謬也。少渠曰。卿子冠軍罪當殺。羽得引兵渡河。破強秦。威諸侯。其功基於殺卿子冠軍。按是時。宋義特欲兩關其軍。而已收其敵。亦不為無見。即云有罪。既奉義帝而君之。亦非羽所得擅殺也。信如少渠。凡上將有罪。為部曲者。即得斬其頭於帳中。壞朝廷法。不可為訓。且夫羽特匹夫之勇。破釜沈船。僥倖於一勝耳。向使章邯能護持其軍。深溝固壘。更三日不出。而羽軍且餓。乘其餓而覆之。

進退失據而羽軍且熾。吾不知少渠於此將猶以殺卿子冠軍為功乎。抑轉憐其無辜被戮而深罪羽乎。蓋古來今徒以成敗論人之不可如此。至以項莊舞劍為非計。乃欲伏萬弩於鄱山芒碭間。則其說尤無謂矣。毋論沛公王者不死。沛公死當更有沛公其人。即使僅一沛公而死。彼沛公能終令一喑鳴叱咤之項羽據南面而稱尊乎。是欲笑亞父而不知己之更為亞父續也。此少渠之謬也。

族祖卓人翁傳

翁湘鄉人。世居荆紫白石兩峯下。湘山水奇特。兩峯尤擅其勝。翁既居此。其懷清復潔。亦雅與之稱者也。家世勤儉。嘗自言三四歲時。即於田耘草。日盡數器。長更寄意邪。整效伐檀詩人。自食其力。當此之時。風俗競於奢蕩。一二富貴人。或要結聲譽。相藉為凌轡。翁不可。輒私以戒其子弟。道光咸豐間。東南告警。王師征戰。十年未息。翁長子梧生。謹而才。當事多招與俱。翁倚仗臨門。送之曰。昔人有言。軍旅之間。惟仁惟恕。可以集事。爾其勉之。毋謂十萬貔貅。遂倚勢以逞。時翁年八十矣。翁天真爛漫。凡事不依傍古人。而輒與之合。其事大父母。父母也。先意承志。備極色養。疾革時。猶執手連稱兒孝。兒孝者。再其處已接物也。貌粥粥然。若無能者。出語惟恐傷人。故自少至老。從無與人爭競事。居大室之日。戚里僕至。翁之配熊老孺人。亦年七十以上。朱

頰白髮。悉壽而康。坐客嘖嘖。詫為吾鄉人瑞。且曰。惟德永年。觀於翁益信。余為翁族子。迺退而私識之。俾後生小子。知吾家老成典型。尚有舊云。

### 竹工方義生傳

方義生為竹工。湘潭人。少不羈。任俠尚氣。其族祖某。故為棒師。嘗取鐵釜置於背。召邨中健兒與之約曰。釜破畀金十。眾為圓陣。逼之。棒兩下。卒無能近釜者。義生大喜。學焉。未幾兼習拳法。道光初。始自潭來寓居於湘鄉。入都之桂花樹。當是時。兩邑豪民悍族。或相仇怨。為爭奪。必挾重貲。招方。方至。抹額登場。當者輒仆。益喜自負。一日。其友人偶為講孟子世俗所謂不孝章。以誚之。乃大慚。不終席。馳去。初。方父沒。母貧。不能自存。既改適。無子。方迎養焉。一切昏定晨省。悉如禮。至是悔。乃更引刀施銘。以供朝夕。而謝其黨。不復出。論者謂方之獲悍。其友乃能箴之。友固佳士。而方亦奇人。也。然方自此意忽忽。若有忘。問其故。曰。吾早歲浮舟洞庭而下。抵漢上。走大江南北。所傳聞類多草澤亡命。豪奸大俠。意謂從古英雄。大抵如斯。昨聽友人講孟子。始知聖賢好道理。儘多。悔此生未嘗學問。徒作一不解事漢耳。予聞其言而異之。且敬之。念方意氣跳盪。幾二十年。卒能自悔。以歸於正。而又事母孝。與人交。性耿介。不苟為然諾。求之士類。殆亦不可多得。而顧困於賤役。銷歇聲華。使人指而目之曰。某竹工。

某竹工為可悲也。予知方久。欲為立傳不果。今年春。方以弟貿易故。去之臨武藍山。聞不復見。乃為叙其梗概如右。方為人在雅俗之間。自改行易轍後。生平嗜好。無一存者。惟花月之夕。傭工歸來。取壁上琴撫之。或有客至。佐以清歌。則漏四下不休。甲寅冬夜。予偕二三友訪之。見方方安絃操。入拍後。繁節促音。不可斷絕。如聽大軍屠殺萬馬奔騰。金鐵皆鳴。已復掀髯吐響。演漢壽亭侯義釋曹瞞一齣。蓋當年好事之態。猶依稀見於面顏間云。

天地為虛氣而生人為散數。交通流轉於其間者二。有形則貨財。而無形則禮節。禮節所以維持夫貨財也。天地依此生物。人不知惜之。則耗散者益不足。蓄積者益有餘。而貧富之勢懸絕。先聖王默識其深也。於是制為交際宴會昏姻喪祭之禮。各稱其家而為之。則庶人不得擬士大夫。士大夫不得擬君公天子。其所用恆視其所有。而又凶荒殺禮。山澤異禮。通時與地以酌劑之。故古民亡僭踰之罪。而資產得以常充。財之出入移易。隱受約制於無形。而人忘其拘苦。豈不簡而神哉。論者深原之以為陶育之具。淺者則曰是等威之辨也。人之生也。衣食給而後善心生。官骸之和淑。樂利之所充而遠也。不探其實義。徒執學士升降揖讓之迹。概之人人。論儀文與論等威。其精粗殊而其失要不異焉。三代以降。田不口受。民各私其產。富者厚自奉養。而貧者朝夕不贖。不均甚矣。然而人性好矜勝。文飾日滋而未已。親戚宴款。動議方物。往來饋遺。重以金幣。喪葬之家。雪盈堂塗。緇黃列連。盛音樂以娛賓。不如是則謂之不孝。男女昏耦。禮未畢而徵通者填門。豪家以驕其里閭。而無識效之。更愧厲其不若。不務竭其資不止。方自以為世禮之相因遠矣。非一人所得更也。今夫稟氣之不齊。醫者不能人立之方。則莫若一使之保節。而脆者充壯者益固。品地同而生計。

參錯禮不能以整一而儉則可以成遵。夫儉固禮之本也。先王之制。牲牢玉帛之陳。几席章服之具。鐘鼓笙管之奏。未嘗不務從其厚矣。然而瓦尊也。明水也。大饗腥也。冠緇布也。疏布之用。而蒲越棠蕤之設也。觀其所尚。則其微意可知。人即至貧不能具多品矣。區區簡質之備。獨不有可安者乎。有力者知所貴在此不在彼。則其侈心不作。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當井田未廢且然而況其為無恆產時哉。且昔之人亦嘗講求於斯矣。明堂學校巡狩養老郊社禘祫諸典。微辨古昔。聚訟絲枲。三代剗剗之精。莫鉅於是。議之而不敢忽焉。而卒未有振興如三代之盛者何也。詳行於朝廟之上。而未能通於閭閻之隱。增飾視聽。文在實亡。民氣何自而遠。治理何自而隆。哉。雖然。禮樂者。人情之著也。斯人一日不絕。即禮樂一日不亡。古之匏土等音廢矣。而今未嘗無其樂也。古之喪昏祭宴異矣。而今未嘗無其禮也。獨奈何士大夫動作自恣。導亂愚屯之耳目。僭越亡等。生資坐消。雖有恭儉之君。宏毅之主。而欲求禮樂之效於一朝。卒不可復得。鼂錯曰。商賈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賈子曰。矯偽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董子曰。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買亂。賢不肖渾清。又曰。身寵而

在高位家富而食厚祿。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富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夫天下雖大。經此三者。劫迹其間。其氣力足以驅役衆庶。其勢位足以震動一時。惡習之所被。流蕩亡極。江湖澄而風濤濁之。山谷朗而霧昏之。可深痛歎。是故吉凶賓嘉。無有品節。忍為失時而廢禮。不敢見哂於戚隣。男女愆期。喪棺羸室。終身隻處。數世淺藏。禮教猖狂。其咎安在。昔者嘗聞父老言。吾鄉俗五六十。年前。鴻寶未凋。衣皆布素。年未六十。不衣裘。赴飲者必先飽於家。至則杯酒數周。四五略具而已。而主賓揖遜。情意周浹。雖草野之俗。不盡協於古禮。而禮意自勝。故其時物充值約。一夫之食。日十數錢。民無窘苦之狀。有康和之樂。即一鄉以推之天下。使長此而不變。雖剛至三代禮樂不難也。或謂朝廷等威之辨。不為不嚴。海內遵而行之。豈不甚善。然如漢制。命婦深衣制緣。佐祭卑絹上下。助蠶絲絹上下。而倡優下賤。更繡衣絲履。不能禁也。賈人服緇縹。而召會嘉客。被牆屋以文繡。不能禁也。等威之辨。彌嚴。必有出乎其外。而視等威加厲者。上以迹責。下以例奉。此其於世道何裨哉。無他故也。能責之於下。而不能倡之於上也。且夫等威者。上下之辨也。自上下下。則等級自明。不上而下。則何名為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獨奈何徒以法令為哉。昔海忠介令淳安。自課二僕。耕田藝蔬。於民無取一毫。國朝湯文正撫吳。瀨去送者。



賄夫人與出袖落敗棉絮。屬吏為之感涕。使得如斯人者。置之節鎮。則千里被其澤。置之輔相。則天下化其清。風流之所播漸。咸曉然知樸質之為本。方以奢費不知分為恥。納斯人於軌物之中。而人不覺。又何等威之不明為患耶。蓋介士者。濁水之礬石也。得之則澄。不得則混。然非其時。崇廉而黜污。則節操何由得自伸哉。夫世之論禮者。可以思矣。嚴費人不得衣絲之禁。士經明行修始得為吏。程吏以賢不肖為進退。無資格之限。清白盈廷。陰邪斂迹。舉宮室衣服飲食器用婢僕。一切而立之限。家守儀型。人知自愛。此之謂廉恥興而等威辨。等威辨而風俗清。風俗清而財用裕。財用裕而人心淳。人心淳而刑罰省。嗚呼。豈不盛哉。

### 秦論

古有以無道亡其國。而其遺制。曾後世莫之能易者。秦是也。秦起侯服。并四海。斥從古五等之制。分天下為三十六郡。郡立守尉監。東至海。西至羌南。至日南。北據河為塞。其間一夫之死生。錄稅之出入。斗食之黜陟。其柄莫不統攝之。掌握之內。以一身託諸萬億人之上。而萬里之啼笑作止。息息若呼吸之相通。此亦極制天下之要矣。矯而復五等之制者。卒不免於僭亂。要未有以易秦制之善也。然而其制之失。即在於不信任人而信己。不任人而任法。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不中程不得

息燭日夜之智計。聰察不越乎簿書刀筆。而其臣下之邪善。民生之戚樂。曾皇皇不暇辨焉。內外臣備員受成事。雖有奇能至計。不敢越法而取戾。作一事則曰上之詔如是也。不容過也。決一事則曰國之格如是也。不容參也。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甚言吏之無自用也。當是時。自朝廷以至郡縣。有官守者。以吏為師。夫秦之天下。直一胥吏之天下耳。其勢必至於拘繫舊章。中外相蒙。極一世之人材。胥歸於畏懦。迫縮泄沓苟全。而為其制者。方自謂大綱之獨操。後世雖中材。可使而勿失也。曾不知帷幕以禦蠅蟲。即隱伏於其隅縫之間。為之防者。適以容其奸也。黠鼠之善穴也。塞此必穿彼。並完壁而亦壞之。天下一法立。則一弊生。豈術之所能盡哉。善乎司馬談之言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嗚呼。若秦者。可以鑒矣。且夫疾痛之需治也。不識醫之良否。而唯以成方為可據。方與病不能其適符也。醫者苟自善而已。依違殺人。逝者不悟。孰若擇賢而有道者。以其身委之。藥石寢食之節。唯其所變。通察意而不察方。醫得盡所長焉。如是而體有不安者乎。漢興。矯秦之失。掃除煩苛。與民休息。下至三老孝弟力田之卑。俾咸得率其意。亦可謂網恢而節堅矣。然而孝宣以刻核矜察。為漢家制度。中興之世。世祖總攬全綱。下侵吏職。其所謂臨民以簡。及逸於任人之說。固弊弊焉。未之及也。嗚呼。以人治者。人得而法從。以法治者。法生

國朝文匯

卷二十六

十二

國學扶輪社印

而人死而法亦因。三代而下。雖有英哲希治之主。如漢宣光武者。顧以不知務大體。猶於先王之治有間焉。蓋政之不可以徒法為也。然則養者。古今升降之一大機也。有志於三代者。烏可不察哉。

貞女議

晚時不逮古。而有過者。女習以貞聞。君子曰。綿質而勁操。可以激爾生矣。或曰。女子婦行。非義之表者也。二者執而未有以折也。嗚呼。各有處也。事不越情與理。理之至必協情。情之至亦足以勝理。情任人所自至。理務盡情可通。二少之義象。諸戚戚者。感也。名一感而中心應之。不必其誠。練也。身永絕而志歸。以志殉志。所謂不自欺者耶。然執義之身。勢弗復空老。哀裳而任。則戚黨愕疑。動起少疏。責毀踵之。尊章姊妹。無介導而情疎。素帷焚火。顧影才處。慘結誰語。飲涕永宵。方其倉卒。習於風尚。率幼齒之徑表。罔審慮而出此。洎傷悼亡聊。則天耶人耶。雖顧復莫為力。又況來者靡恆。乖窮死喪。弱植何恃。舉邑里所傳賄。其不鬱幽而戕天者幾何。夫已然者。固已有成。其美耳。及未事而化焉。是仁者之責也。女未廟見。猶未成婦。室從乎女。豈為博禮。凡為鄉閭所禮信者。推情之窮。以協之理。而大著之。黜髻諳聆家訓。卒會其變。罔致為勝心所激。而蹈過中之節。其所全實多。是天地之心也。不然。貞木之忍。冬殺羽之死。

情其純於天之情而然者耶。又何理說之為域哉。

虹圖記

虹為治古而俗樸。乾隆間。泗淪於水。連治之。而鄉其縣。民習故不易。城以內多曠地。居人就業。園蔬。饒而廉。值其為制。特精。鄉人往來嘗述之。園一區。分十數行。行廣近尺。隆窠相間。隆土備壅。而蓄地力。窠以植蔬。每窠。蔬二三行。視種類。豐約。園界從衝。皆溝。達於井所。每園數十區。共一井。相其源。以增省之。井外周以甃池。廣柳。甃下。汲。鹿盧轉而上。蹴寫入池。池四注溝。以分布園之窠。潤博而均。晨夕二周。無尙灌之勞。虹地本消滷。以水飫。故特植茂而味甘。充一手足之所易。可以食數口。蓋古。剛隴之道也。今淮南北之為田者。一夫之力。大率兼古四五百畝之地。吟崇膚寸。漫耕率種。憚於蓄溉。恃倖天澤。根淺燥露。風輒仆折。小旱則並種失之。而曾不知條理。厥耕以人功。通天之窮。此豈地之咎哉。夫農圃一耳。誠得斯圃之法。而廣之於田。剛隴以畫之。溝洫以貫之。近山納川。濱澤通障。平莽之野。法井養而不窮。力畚效豐。較繆田之獲。歲增倍倍。括而籌之。其為利豈細也哉。用者其略。以為田者導焉。

書韓退之上宰相書後

王寶仁

以退之之賢。足數至宰相之門。書再三上而不得一見。無怪今之不能自通也。然退之當日。思行其道於天下。見不見。繫乎道之行不行。其難宜也。今則非有行道之志。不過計時月。奉成例。一見而畢耳。而必繫其節目。人已至矣。曰未投文。而不得見也。文已投矣。曰未示期。而不得見也。胥吏挾此恣其求。闕人藉此張其勢。而為之上者不知。知之亦以為體面宜爾。夫國家設有大臣。固將察吏治。作士氣。達民情。今所謂察焉者。一接顏色而已。非有教陳辯論。足知其人之究竟也。而節目之繁如此。雖有磊落非常之士。其不敢獻慷慨者鮮矣。無惑乎士氣之不克振也。夫見之雖難。終得一見耳。以終得一見之人。而猶且中多間隔。則夫民情之壅於上聞者。不可想乎。吾讀退之書而類及之。以志吾感云。

思而不學論

易本娘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竊惟聖人垂訓。皆即其人所有之病而攻之。未有憑虛立論者。子之言思也。曰無邪。曰慎思。曰君子有九思。曰再斯可矣。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曰思不出其位。其示人以思之道如此。聖門諸賢。學而不思者。或有之矣。若思而不學。未之有也。虛無之習。始於晉人心學之說。起於宋代。聖門固未之有也。然則夫子所謂思而不學者。將何所鍼砭乎。及讀至下章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忽悟曰。我夫子殆為西方之聖言之乎。夫佛氏稱定慧。稱圓明。冥心頓悟。虛無寂滅。正所謂思而不學者也。或疑春秋時尚無佛教。然余觀周書記異。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太史蘇由言大聖人生於西方。列子又云。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是釋迦之生。已在昭穆之世。並非魯莊時。雖傳聞不一。然在孔子之前無疑也。又隋書經籍志。自漢以上。中國未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湮沒。意者大雒氏之說。中土已有所聞。如老子五千言。彼時亦流於西方耶。聖人之言。似明有所指也。蓋自古天地大運。至周而分。三教聖人。皆生於其時。釋迦老聃。亦天生神智非常之人。孔子亦知後世有述矣。彼其聰明神悟。實可以一空諸有。自含萬象。誠非尋常思議所及者。大聖人無常師。馬不學。老聃亦嘗

問禮安知所云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者非我夫子嘗親一試之而非設詞乎然而課虛叩寂終涉杳冥徒為疲殆不如學之實有據依可以修己治人也且釋迦生荒遐之域其地本無典籍以其聰明超悟自可不待學而能獨闢一途若吾儒生中國唐虞之後詩書禮樂具在循之則治違之則亂非可徒以思悟自立者思而不學亦惟釋迦能之世人學之未有不入魔道者故子一則曰無益一則曰則死而即以異端目其教以斯害誠其人所以為天下萬世防者至深且遠南宋以後禪學之害直中儒者視昌黎之所闢猶其淺耳宋儒言佛氏之害甚於楊墨以為害在楊墨復耳豈知聖人所斥為異端者正指佛氏而非楊墨哉不然思而不學試問七十子中孰是其人乎云曾子之學獨用心於內者此謝上蔡之禪說唐以前無此名目議論也試問春秋列國孰是其人乎雜學有管晏矣外教有原壤子桑伯子然非思而不學之人也即清靜如老聃亦尚非思而不學之人也惟大雒氏之冥心頓悟乃其人耳即彼教言之姚秦時鳩摩什所譯內典甚多及達摩西來但得大意不立語言文字並彼教之說而一掃之豈非思而不學固彼中之宗旨如是乎若曰聖言廣大至誠前知為後世空談心學者戒是固然矣然而何以有異端之目索隱行怪之語也此非明指西方之人而何

與王現雲先生論文徵體例書

李錫嘯

委校文徵二冊。前藉使奉上。中擬刪去一二。另簽求教。並質諸杏莊。以定去取。惠示已刻一卷。先睹為快。晤亦泉述尊意。屬以悉心參訂。附名簡末。感最悚慙。莫可言喻。疇幼喜汎覽。如瞽而無相。張偃何之。繼遊徐石渠吳銀帆兩先生之門。聆其緒論。略窺古人門徑。惟姿性既鈍。才力甚短。又乏記誦之功。朝之所見。夕已忘之。加以生為窶人。窮愁挹鬱。壯齒已過。百無一成。今年四十有二矣。尚守一二黃口小兒。日夕嗷嗷。嚴親篤老。甘旨缺供。甚矣悲哉。長為天壤間棄物矣。同人輩嘗勸以專心舉業。博取功名。而心思紛若。下筆茫然。一點靈臺。不知消歸何處。念二十年。咿唔作誦。誦不能為場屋之文。爭勝於人。其敢揚推古人。與聞選事乎。且以閣下之博綜經史。領袖藝林。杏莊之才筆縱橫。亦泉之精勤搜訪。總持其事。自臻無憾。如疇構昧無識。素乏聲譽。而強作解事。搔唇鼓舌。以益其間。不幾為外人竊笑乎。傾念是舉。為數百年來盛事。區區微忱。夙喜網羅放失。又辱過愛。殷勤垂詢。知已之感。不知所報。妄思竭其顛愚。奉抔土以益泰山。用是不敢自外。略陳管見所及。冀垂覽焉。竊謂古文之名筆。自西京而實原。本經史。尚書孟子左國史漢。其立極也。唐之韓柳。宋之歐曾。明之震川。道嚴。本朝之堯峯望溪。無不得力經史。取神遺跡。其骨峻。其法嚴。其氣厚。其辭



正神明變化。成一家言。是為古文正宗。其他才人學人。或主明道。或專考據。或尚修辭。分門別類。堅持一見。亦嘗彼此相笑。然殫心造極。各自名家。未可執彼議此。妄分優絀也。至若吾邑文人。就所見者。敢略舉其端。宋則不足徵已。邨氏父子諸篇。著書而非可以文論。胡氏父子僅賸殘篇。元之秦文仲郭義仲袁子英殷強齋陸良貴。鐵門傳授。咸主蕪采而不掩風骨。明之徐積卿宗仰六朝。桑柳州好為放論。才力自大。毛文簡質實厚重。文如其品。張司直陸仲子茂於辭華。兗州之才氣無敵。喜學秦漢。固不待言。君家文肅渾厚純粹。如良金美玉。文品可貴。維山太史及奉常集。未經宣究。不敢臆揣。張天如亦從漢魏入手。梅村則寓排偶於單行。氣盛辭華。專工修飾。陸惇亭意主講道。陳確庵遊於鐵門。宏肆似之。國朝之黃忍庵研經鍊史。說經之文。絕似王伯厚。馬貴與兩家。周東岡喜作僻冷語。顧抱桐才力馳騁。白漉敬亭。兢兢繩墨。言之有序。黃帶小山。專工韻語。行文亦見馴雅。程迂亭博覽羣書。喜用成語。偶語近六朝。晚唐諸家。馮仲廉以文闡道。而丰神取諸六一。峭勁時近半山。得力於古。殊異向來講學家空疏之習。立方氣局雖小。而辭意入古。亦臻潔淨。稱其家兒。近則甘翁之古藻。耿鍊。靜翁之簡潔。有法。石渠先師之清辨。瀾翻。間雅道逸。各自成家。信為必傳。大約婁地濱海之區。人物皆淳實。恢闊。才情是尚。吐辭多勁直之致。少清空之

氣詩文制義皆然。此稟於地氣不可強也。夫知文難。選文尤難。選以供一己揣摩。猶易。選以存昔人面目則難。古人窮年著書。實有一段不可磨滅處。讀者必確見得力所在。別其利病。乃能采菁擷英。不為皮相。而又具高論之識。核其品學所歸。采錄數篇。其人畢生大概盡見於斯。此選家之正軌。古之纂輯傳世。率由此也。而選一鄉之文。與選海內之文不同。海內之文。美不勝收。取其體格純正。辭意雙美。便為善本。一鄉之文。為本地文獻。起見。卻與一代之文相似。一代之文。與國史相為表裏。一鄉之文。與邑志相為表裏。其大較也。歷代之文粹。文鑑。文類。文衡。詳於一朝典故。鄭虎臣之吳郡文粹。都元敬之續文粹。與邑乘圖經相輔。皆不專取文辭。鄙意謂是集之體。自當以有關於邑中掌故人物。足備後世考證補闕者為主。而譚經說史。經濟道學。有裨於國計民生。人心風俗者次之。文辭之美。愛不忍釋者又次之。若以文存人。具闡幽之意。抑其末也。至文之能體俗體。其氣庸弱不振者。概不收。入方臻粹美。前致鄙意。謂傳誌行狀。自宋元人後。概不收。外縣人。其說雖拘。可免泛濫之病。且略有限制。不至挂一漏萬。恐諸君意見不合。未必俯采。然總以少取為是。總之著書足傳。體例為第一。體例既定。自不籠雜。與其雜。毋寧陋也。至駢體不必別立一集。文中似散似駢。如徐積卿吳梅村者。何以別之。且既分駢體。賦亦駢也。而又有專工駢體。如甘

翁叔溫椒卿輩不入正集亦屬不安既不分類斷以歸入為是文人小傳似可不作詳言之則有邑志諸傳毋庸贅述略言之必涉疏陋即云采其軼事亦無此例只須另立文人總目一冊註明字號官階集名覺為簡淨惟既屬人自當分代方見眉目照國史郡志新邑志自無大訛或有身居兩朝者以前代科第為主小注中載明入國朝何官此實不能掩又何嫌乎釋子之文斷以不錄為是且亦無可位置有傷體例如戒願則列其原名可也此言乎全書之體例而行文命題亦有一定體例所當審擇者已刻龔明之文數篇知見其集不得姑從中吳記聞中摘錄署題以存其概鄙意頗為不慊此係說部與集中古文殊異任住據事直書不講行文法律若目之為文欲傳古人而有累古人恐古人所不許也至呂敬夫巨浸記盛季文祀鹽詞素室賦的係是詩非文斷不可混入以貽後人口實再校書為讀書之緒餘而改書乃校書之大忌蘇東坡謂古書不可輕改顧亭林錢竹汀亦云明人每有此病識者識之近于履表兄嘗謂虞山張氏校太平御覽同事者喜篡改遂投書決然舍去人服其識私心臆見謂自後凡見刻本者非涉忌諱與實在舛誤者決不可改或文本不佳欲存其人姑訂正一二此實萬不得已之為亦當謹慎詳審不可率易也積雪盈廷寒風撼牖索居岑寂呵凍作書凡胸中欲陳者悉覘縷出之以貢左右持惠

子之知絕無顧忌。惟恕其妄而鑒其誠。即賜教答。以救所不逮。幸甚。并質諸杏莊。亦  
泉以為何如也。

西域圖說

黃琳材

泰西諸家地圖詳於歐羅巴洲及濱海諸國。至於西域回部一帶。商舶不通。遊跡罕到。其山川道里。部落種族。多所闕略。昨歲在孟加拉博物院內。見有中亞細亞一圖。最為精核。因悉心臨摹。譯出華文。歸乃參校中土圖志。歷代史傳。及近世諸家著述。闕者補之。繁者刪之。所有通都大邑。名山巨川。與夫疆域界限。電綫鐵路之類。加用顏色區別。庶幾一目瞭然。按圖東起金山。一名阿爾泰山。又名崑崙山。西至黑海。南起波斯灣。北至烏拉嶺。經綫四十度。緯綫三十度。廣袤萬里。居亞細亞洲之中央。而蔥嶺一山。又居此圖之正中。磅礴蜿蜒。橫互南北。至高至大。為天下衆山水之祖。蔥嶺以東。為中國所屬之新疆三並。蔥嶺以南。為英吉利所屬之五印度。蔥嶺以西。皆為俄羅斯之屬部。是為三大國之界限。亦天下萬國之關鍵也。兩漢之世。開通西域。屬於都護者。本三十六國。後稍增至五十餘。張騫甘英。奉詔車而遠邁。貳師定遠。振軍威於遐陬。北聯烏孫。西擊大宛。斷匈奴之右臂。空漠南之王庭。可謂盛矣。出玉門陽關。門在敦煌之東。為出伊吾之道。居國在敦煌之西。為出鄯善之道。通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今葉爾羌。為南道。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自鐵門以南。經賀蘭巴達克山。安息。今波斯。無為南道。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月氏。自鐵門以南。經賀蘭巴達克山。安息。今波斯。自車師今吐魯番前王庭。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為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

出大宛今浩康居康居最大東有賽馬爾罕奄蔡今機又自于闐南行經皮山西夜

上蔥嶺躡懸經而至屬賓以達於天竺為晉法顯北魏慧生所行之程此三道皆在

天山南路也都護治烏壘城即今之烏魯木齊居西域適中之地四達之衝古城以

東則為匈奴境輪台以西則為烏孫境蓋南路為城郭居國北路為游牧行國自古

然也唐置北庭都護又移安西都護於龜茲幹今幹領羈縻十六州於是建立四鎮始

通山北之路由姑墨今阿斯踰乏驢嶺今穆經熱池今特穆于泉今吹昭武九姓諸國

然後逾鐵門而南渡縛芻河而入北印度為元樊法師所行之程也遠亡耶律大石

假道回鶻率眾西徙創國號曰西契丹有二都城一曰壽思干壽思干與耶律思干

在往混合為一余始著西域形勝論壽思干為壹罕一曰虎思窩魯丹在伊犁河西

北為哈直傳國百年洎夫元太祖崛起朔漠混一寰區翦滅數十國強汗開拓數萬

里疆域南及申河中印西抵富浪地中海之島一北併厄羅斯欽察亞速三國皆在

亞塔坎也等國奄有亞細亞洲全境及歐羅巴洲之半幅員之廣亙古無倫於是封

建總綱眾樹屏藩置阿母河行中書省駐領蔥嶺以西諸國別失八里元帥府駐

本領天山南路阿力麻里元帥府駐領天山北路火州曲先元帥府領吐魯蕃

哈密至玉門陽關以東厥後鞭長尾大諸王跋扈各自擅命迄今土爾基波斯及五

印度各部酋長尚多元裔也。我朝平定新疆，武烈文謨，遠超前古。民繁物阜，等於腹中。出嘉峪關至安西州折北至哈密，分為南北二路。建築城堡，設立臺站。滿漢軍營，星羅密布。其天山南路，自吐魯蕃始，所轄五回城。木曰關在曰魯古心曰色史時歸附最早。伊敏和卓之子孫，世襲土司。西南行曰喀喇沙爾。曰庫車。曰阿克蘇。曰烏什。謂之東四城。曰喀什哈爾。曰英吉沙爾。曰葉爾羌。曰和闐。謂之西四城。所稱回疆南八城是也。其天山北路，本額魯特四衛拉之地。及勦滅準噶爾之後，數千里空虛無人。乃移駐滿漢官兵，流徙罪犯以實之。又土爾扈特十數萬眾投誠，安置其間，分給游牧之地。馬自巴里坤西行，經古城奇臺一千四百餘里，至烏魯木齊。漢為山北六國。元稱回鶻。五水草肥饒，足資耕牧。設迪化州。阜康。昌吉。綏來。三縣。隸之。居民富庶。商賈輻湊。建學興文。彬彬乎化。氈毳為冠裳矣。又西行二千里為伊犁。準噶爾踞為巢穴。乾隆時歸入版圖。英惠遠城。駐劄將軍都統。暨索倫錫伯察哈爾領隊大臣。屹然為西陲重鎮。外蕃數十國。賈胡貿易。悉萃於此。繁華殷富。為口外第一都會也。三垂陰山。中貫巨川。西北流入夷播海。即巴哈什泊南岸多沙磧。北岸流泉映帶。原隰沃衍。分屯耕牧。建築八城。仁禮德寧遠塔勒奇西北界連哈薩克。西南界連布魯特。沿邊設卡倫三十餘處。規制極為周密。東界庫爾喀。刺烏斯大小。珠勒

都斯山徑龐雜。正北逾果子溝。經賽里木泊。通塔爾巴哈台之綏靖城。正南經鉛廠諸山。踰穆素爾嶺。一名通阿克斯城。西南沿特穆爾圖泊之南。通喀什噶爾城。皆山路崎嶇。穿過布魯特之境。伊犁換防兵官。往來取道於此。此新疆南北兩路之大概情形也。自咸豐以後。俄羅斯併兼裏海鹹海一帶。游牧部落。及蔥嶺迤西機窪布哈爾塔什罕。教汗等國。其東西布魯特。左右哈薩克。昔本中國藩屬。今皆為彼所誘降。又乘回疆之亂。竊路伊犁。將附近城堡。全行墮廢。而取其礮石木料。移於大城。東南九十里之金頂寺。構造洋樓。幾二十里。關關稠密。賦稅煩苛。得寸進尺。狡焉思逞。查西北各處與俄境交涉者。自伊犁大城。西行。經霍爾果斯。至塔勒根渡河。折西南。經虎思窩魯朵。吹河。干泉塔刺。速河。歐梨分路。一西通陀爾奇司丹。一南通賽馬爾罕。其伊犁西北卡倫以外。至巴勒哈什泊。為色密爾志。邊司科。地多砂鹵。小徑甚多。塔爾巴哈臺西南。有阿拉圖勒泊。向設卡倫八處。每遇冬季。雪大。則准哈薩克暫入卡倫以內。牧放牲畜。自綏靖城西行。經沙吉呵波來。折北。至色密巴那丁司科。商賈往來之孔道。塔爾巴哈臺之東北。有額爾齊斯河。與科布多交界。其水發源阿爾泰山。足資屯田。西流。匯於罕秦泊。又從泊西北。曲曲流出。俄境。加孟羅各司科左右。納數小水。至巴那丁司科。水勢漸大。可通舟楫。西北流二千餘里。經阿木司科。托波兒司



科。下流會合阿比河。而注於北海。俄人於港口建築礮臺。以控東方諸藩。自科布多西北逾阿爾泰山。與多木司科接壤。古之堅昆。丁零。骨利幹等國。元為海都。篤哇。昔里吉。諸王封地。後置謙州。益蘭州。隸於嶺北行省。海都之叛。其入寇之路。往往逾金山。而窺和林。蓋其地土沃兵強。別開境界。非他部之戈壁曠野可比。俄羅斯鎮以巨酋。戍以重兵。東藩四大司科。以此為首。按酋嶺北幹。發為陰山。聯絡伊犁。塔爾巴哈臺。與阿泰山相連屬。其間天然險要。足資戰守。而阿爾泰山尤為雄偉。曲抱科布多之三面。實外蒙古喀爾喀西北之屏障也。

秀州水利納洩泖湖議

顧廣譽

水有上流。有下流。上流者其來源。下流者其去委也。以秀州水勢言之。最上流則為杭州府臨安縣西五十里於潛縣北四十里之東天目。湖州府安吉縣西南七十五里之西天目也。最下流則為江蘇松江府上海縣之大海也。然西天目之在湖州者。多合諸水以入太湖。而由運河以入秀州境。不過十之二三。惟杭州之東天目。與武林諸山之水。由上下塘河。逖自西南而東北。而秀州實全受之。大海固為萬水歸壑。要必由東泖入三泖。由三泖入黃浦。然後又由黃浦以入於海。夫上流非人功所能施。而三泖黃浦又在華亭界。潮汐往來。極為洶湧。可無虞其壅塞。所當深考者。東泖耳。案志。秀州之水。東出會龍橋。分二支。一由漢塘至平湖。一由魏塘至嘉善。由漢塘東流者。合胥江陶涇諸水。匯為當湖。海鹽鷓鴣上谷黃道諸湖之水。合流而北。過柳莊。獨山下浦諸塘之水入之。東北流。由三泖入黃浦。自魏塘東流者。一為華亭塘。東為張涇。匯為風涇。之白牛塘。合祥符蕩葉蕩之水。會章練塘。東入泖。一為冬瓜湖。塘北流入夏墓蕩。又北入汾湖。又北入澱山湖。東至黃浦入海。此其大概也。夫泖湖既為秀州下流。則宜有洩而無納。然而有納者何也。以海之有潮也。是乃天地間之美利。人功之所當修。而講水道者之所宜先者也。昔之議秀州水利者。但云相度地勢。

莫如疏通各水港。使水之來也有門。去也有路。以是為第一義。此其說誠然。然在國初至乾隆間。人事所得盡者。祇此耳。若今者旱暵。則恃湖以為之納。水潦。則恃湖以為之洩。水利之要。首在通湖。湖通而天時之窮。可以人力補救。其間也。秀州水所由以洩者。嘉善為張涇。匯風涇。平湖為泖浦塘。東湖。其可由以洩者。即可由以納。然由張涇。匯風涇者。其勢紆而緩。能及嘉善。不能及嘉興。秀水由泖浦塘。東湖者。其勢直而駛。能及平湖。亦能及嘉興。秀水在嘉慶時。泖浦塘。張涇。匯風涇。皆汪洋大水也。今則率因海潮灌入。壟為沙陀。每值湖退。舟至膠滯。不可行。猝遭水旱。求其納洩之一。如人意。得乎。故論秀州水利。莫要於疏濬東泖浦塘。張涇。匯風涇。而東泖浦塘為尤要。此其視昔有不同者也。蓋乾隆以前。海潮僅至泖浦塘而止。未及當湖也。故乾隆五十年。後道義王侯恆於東湖濱。有問潮亭之建。迨嘉慶年而及當湖矣。迨道光年而及嘉興秀水矣。此年來又已漸被海濱之境。水勢之變遷如此。水勢異乎昔。則言水利亦異於昔。上流之有天目武林。固秀州無窮之利。所慮者。水既過。既旱。又日涸。惟泖湖通。則逢大水。其去可速。遇大旱。其來有常。然或不能於平時治其要口。若泖浦塘。諸處湖之所漸益。速其填淤也。必益甚。誠恐旱將無以資灌溉。而水且為患。史遷有言。其哉水之為利害也。則所以興其利而除其害者。夫烏可以不

亟講與謹為究其源委。據所見聞者於焉。惟司民命者擇焉。

與陸筱坡書

冬杪承大駕見訪。致令姑母于太孺人之意。因新建于氏宗祠落成而屬為文記之。且示以族譜支系。曰質之典禮有未合。毋憚盡言往復。甚善甚善。比以擬定世數。揣度原委。尚有不能無疑者。請述之。蓋于氏之為宗祠。將通祀始祖以迄十六世。雖世俗率多類此。然自品官至庶人。皆以高曾祖補為斷者。通禮之制也。其不論有無功德。概從世祀俗例所沿。微特於義無取。抑且於制未符。原其自昉。或本於程子立春祭先祖之舉。但程子實係祭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祇設兩位統祭之。時祭仍止於高祖。朱子又覺其僭而更之矣。固當斷自高曾為是。獨始祖之祭。近來習禮之君子。皆以為可行。蓋自宗法廢。而天下之恩義。日趨衰薄。後世既無諸侯支庶之別。于其有自遠來。徙久而子姓繁昌者。正與鄭氏所謂始來此國亦為別子之義符合。好禮者每樂援此以維宗法之窮。誠貴其一舉而尊祖睦族之道兩得焉耳。今若自始祖以下。皆止及本支。則是一房私祀。非通族公祭。殊乖創立始遷祖之本指。否或統族中數十百支盡列之。則又雜亂而無章。尤斷斷乎其不可。廣譽請折衷禮文。參以震澤張鼎甫告其友人之說。謂宜於祠堂之中間。專立始遷祖之主。及祭。則族之昭

穆威集。高曾以下。皆各自為室。其祭惟同出者在列。而族衆不與焉。如是。則於循分之中。無失宗法之意。公義私情。兩可兼盡。名正而言亦順矣。廣譽既有所見。不敢不據臆直陳。希以此轉致令姑母。更與沈君吟齋商榷盡善。務令動而足為世法。乃不虛此盛舉耳。至詢及寶姑附食事。案通禮於家廟制度。載有東西序為附位。而云男統於東。女統於西。在禮男子冠而不為殤。女子笄而不為殤。殤之中得兼男女。是固今制所許者。但不必限以一人。則更合也。惟誓納不盡。

讀喪服小記

程德春

喪服之制。不明於天下久矣。古之聖人。制禮以治天下。決其輕重。權其親疏。衡其經變。明其尊卑。使情不越乎理。思不捨乎義。人人能行之。人人能安之。而後已。是故古人之行喪禮也。循乎理而致其情。後世之行喪禮者。則以飾耳目之觀聽焉。蓋惟喪服之制。不明於心。而後有滅理縱欲之為。然則制禮所以導人之善。制刑所以遏人之惡。為人者。一日不思立於禮。則一日入於刑矣。一日不思遠於刑。則已一日背於禮矣。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讀雜記

嗚呼。居喪者不可一日不讀雜記也。而凡為人子者。皆宜致思焉。雜記記衣服之制。麻絲免髻之節。大略與他篇同。然其言人子不容不哀其父母之情。不能不思其父母之意。雖歷千百世。更千百人。而不變。可謂善形容者矣。讀雜記之文。而有不興起其孝弟之心者乎。夫親在而不能順親之歡心。逮親沒而始悔焉。其亦晚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妻子備而孝衰焉。欲還其固有之良。而生其心之所不容已。讀禮之功。曷可少哉。